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259

門 四 12
類
卷

春秋經傳卷第十一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鄫人圍宋彭城

伐叛討逆霸主之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爲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之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也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

書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於宋必繫之
鄆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齊國夏衛石
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何也
蓋圍戚者圍蒯聵也蒯聵雖見黜於父實衛之世
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用繫之衛哉彭城
爲楚所奪以封其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
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予奪之
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於鄆

中國之伐鄭者屢矣必連諸侯之師扼之非以鄭
之彊大也畏楚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可以入
其郛何以多爲今晉之圖鄭示可謂有謀矣以韓
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
韓厥足以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
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
民也故聖人書伐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說者徒
見楚師侵宋乃曰次於鄆以救宋且楚至秋而後
侵宋豈於此先次而豫救之不原所書之序矣況
鄆鄭地也豈次於鄭而救宋耶不足據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晉韓厥伐鄭所以撼楚楚壬夫侵宋所以救鄭晉

楚之謀交抗未可以彊弱判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春秋之世厚同盟而薄王室豈獨斯時爲然哉天王崩赴告已及於諸侯則奔天王喪在所先也而邾子來朝衛晉來聘蓋以魯君即位於今期年小國宜朝大國宜聘也晉悼初立席未及温成公如晉朝嗣君也今襄公即位不可以無報衛於魯爲兄弟邾於魯爲附庸固不可無束脩之問也然天王之喪豈反輕於魯乎聖人於此蓋有嘆也嘆天下諸侯先同盟而後王室也故直志其事而諸侯

無王之罪昭然自顯此春秋之意也左氏乃以爲赴告未及是從而爲之辭爾非春秋之意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非禮也

鄭師伐宋

鄭叛華即夷霸討屢及而不反胥爲夷矣今又奉楚命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爲人固而不知機矣鄭蓋周室懿親中國禮義之君也彼文公襄公不得已而之楚不幸無霸

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非以楚爲可慕而甘於左衽也成公之初堅附中華而不叛若可尚者及爲楚所誘一折而從之則至死而不反其閒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而附楚如膠漆反受役於楚以戕艾中國彼蓋以附夷狄爲得計也烏乎固哉卒之身死於犬羊之俗以胡禮瘞之中國同盟無一介之使以與執紼之末無足悲者其自取之也

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已必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晉欲得鄭固無問其喪也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反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爲楚所化則示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爾非伐喪也故不曰伐用師有名故書曰師若衛寧殖則將尊師少也故獨書將或者以爲貶衛伐同姓晉示同姓耳不貶晉而貶衛則春秋用法頗矣況晉主是役不貶主者而貶衛豈其理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也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

以服之之術而已故冬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也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以鄭僖初立儻一朝楚爲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之也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勞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聘問常事爾在所不志所書者以叔氏起也叔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爲卿至叔孫僑如其橫滋甚反譖公及行父於晉詭謀一敗匍匐奔齊叔孫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

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文子爲正卿而實專魯叔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且豹得臣之次子僑如之弟也今一出聘而明年遂同諸大夫之盟專兵專會復與季孟等而其專則自是爲張本故聖人謹而志之學者不可不考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牢是也圍宋彭城爲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係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

非鄭所得專也故不係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矣乍叛乍服惟彊是依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鄢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蓋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於宋衛之郊鄭爲華夷門户不容不較也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之興規規然求所以得鄭之策諸大夫謀城虎牢以偪之虎牢天下巨險在莊公爲制邑至是爲虎牢在漢爲成皐而今之孟州汜水縣是也巖險聞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

楚失之蓋示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之君同涖是盟而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此聖人所以不繫之鄭歟凡外入人之邑書入取人之邑書取虎牢實鄭邑諸大夫城之不書入不書取蓋志於服鄭以安中國非爲入其邑而取其邑也故獨以城書之聖人無私心原其情而已矣說者以爲伐喪據此城邑而已實未嘗伐何得謂之伐喪書遂繼事也無褒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至是殺大夫者四惟僖二十八年得臣去族其

後殺宜申殺公子側公子申則與中國諸侯殺大夫無以異論者鑒之遂以別楚人彊弱且楚自殺其大夫何與彊弱得臣愚不知退而以取大敗楚之罪人也故以殺有罪而去族其他則否且自文以下雖諸侯大夫有罪無罪均不去族何獨於楚而疑之蓋自文而上權未出於大夫故可以去族論及專轅益甚則必以不誅誅之非徒貶其族而已此春秋之意也若曰楚之彊弱見於此臆度百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使吳楚合而從事於中國何以禦之今幸而參商二狄交攻固未

國矣然有其故則鍾離之會實有謀焉吳亡伐入州來戕艾中國之志晉厲率諸侯大夫會

[illegible]

既受楚兵則示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至自[illegible]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發昆也然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一日安枕者以吳猗其東也不然使楚無吳患[illegible]以向中國諸侯其能久不左衽乎此吳楚相攻吾猶以爲中國之福也

通志堂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一文公即位三年如晉朝公及晉侯盟盟於國都也
晉要之也襄公即位三年亦如晉朝公及晉侯盟
於長樗盟於外也我欲之也公於此纔六歲爾安
能欲盟哉相禮者求之也成公以僑如之譖沙隨
之會不見行父執辱然魯實畏晉事之無怠也今
悼公初霸襄公新立而朝之權實在三家相禮者
疑晉狎公之幼有以窺魯也故請於晉侯而求盟
焉此盟於長樗之意也不然晉悼之霸氣焰赫然
要三尺孺子而盟之何其不武哉吾是以知此盟
出於魯非晉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悼公晉之賢君也即位之初民譽溢然桑陰不徙
而成霸業然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
已陳鄭違中國而即楚久矣厲公之威有所不能
服今一興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靦鄭
之歸而已獨爲夷心有所恥故亦遣袁僑如會焉
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
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
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

其正歟蓋鄭伯之來既與雞澤之盟矣表僑至而無以晉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表僑實使之霸主之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而僑無依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而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澶淵之會書大夫盟不先言諸侯盟則可謂諸侯會而大夫盟矣責大夫之專可也今日私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表僑也何得爲專戊寅之盟吾竊以爲正然雞澤之盟則吾猶有憾焉齊威爲葵丘之盟宰周公在是威公不敢盟

之書曰諸侯盟於葵丘周公不與盟也今悼公之盟子於諸侯之列固已伉矣而已未之盟不預[illegible]則非矣[illegible]從文公之諡襲[illegible]公之諡此吾所以爲悼公惜之若大君以盟鄭之君臣以盟陳之臣則尊卑之禮較然無可疵者矣

秋公自至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晉既得陳無[illegible]許比於楚考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illegible]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

倍楚爲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興
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溺卒
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其賢於鄭成遠
矣
夏叔孫豹如晉
詣事大國以內固其寵爾非聘會之禮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也母以子貴故得以小君之

禮治之踰月而葬速也
冬公如晉
公比年朝晉畏晉甚矣公固幼未能有立所以然
者三家之意也
陳人圍頓
陳可謂不量力矣初脫左衽而從中國免楚之兵
幸矣而遽稱兵圍頓頓楚之與此所以召楚之師
乎故明年楚師伐陳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

於諸侯故以發來聘然鄭成陌於楚不復與衣冠之禮而卒今僖公復歸而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示足以榮矣

冬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鄆微國也不能自通於霸主因魯而求通於晉故孫豹鄆世子巫如晉非魯欲之鄆為志乎如晉

[illegible]世子巫如[illegible]志乎[illegible]

[illegible]會非及[illegible]故曰叔孫[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林父會吳於善道

晉將為戚之會未告期而魯備實鄰於吳晉

其親鄰也故命以通好焉非魯意亦非備謀謀出於晉也故不書會不書及而以協比為文卒之十四國之君俎豆於戚之會吳晉翕和中國以寧者魯備之力也故善道之會無貶辭善之也

秋大雩

義同允三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失陳鄭執之也悼公之霸陳鄭何辭而不歸楚共真夷爾又近陳鄭去就之故乃歸罪壬夫以為壬夫侵之以致陳叛且壬夫不侵陳陳豈久安於左哉誠則然壬夫遷怒也非其罪也故以累上之辭

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鍾離之會書會以會晉也諸侯往會吳也戚之會
不殊會吳晉兩欲而爲是會也陳鄭既歸楚方內
實疑公乎壬夫則將有喜也鍾離爲此晉所頓交
吳吳既與晉楚公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侯陳侯救陳善救之也然不若力成於未伐之前以林之不敢侵成之既不力而救之益勞兵怠於初而勞於終吾見諸侯之左計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亦魯之賢大夫也蓋有季友之風焉孔子稱其三思而後行范文子道其忠良固不可以三家子孫目之也然居孟叔之間不能無固位保寵之心故柄及其子則專且叛矣雖然叔肸之賢而其子嬰齊橫於魯文子之賢而其子宿專於朝子之不肖固不可以尤其父也然為其父之辱大矣是故君子重夫有子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而葬配以謚其初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恥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夏宋華弱來奔

從左氏之說則華弱懦而不武宋人逐之懦而不武解其職足矣何罪而見逐若見逐則宜書放之安得曰來奔來奔自奔也必有罪於宋內不見容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義同免二年

莒人滅鄫

棄近而圖遠背小而慕大取亡之道也鄫接於東海與莒爲鄰協比其鄰以保社稷盟會有所不徵兵賦不及不其裕哉乃哆然好高慕遠求於霸而不終一列於戚之會且濟於吳人之下其亦罔恭不祀見滅亡宗廟不祀吾未見其利也然則鄫之滅其自取則宜書如梁亡之例安得書莒滅之此莒實滅之不得書鄫亡旦梁之亡民先潰而秦取其地爾故曰梁亡今莒不滅鄫鄫實不亡何得以自亡書之稽其所以取滅亡之故則忽近謀遠之故也故吾論之以爲小國之戒然晉爲盟主無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鄫莒人滅之亦不能問烏在其爲盟主也如此則小國何望哉鄫之滅爲悼公之累大矣

冬叔孫豹如邾

魯大夫如齊如晉如宋如楚國是也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茲如牟公孫嬰齊如莒與此叔孫豹如邾皆然也春秋諸侯以彊弱爲判雖匹敵非報聘不往而況小國乎豹上結霸主外結附庸以內固

其寵爾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也父喪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不顧夫禮聖人志之以見世爵之過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為之矣三家之專其可忍哉左氏乃曰晉以鄫故來討故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滅鄫者莒也晉何乃責魯徒見滅鄫之後宿遂如晉妄附會為是說其實無義理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之謀萊久矣宣公之世嘗再伐之而未得間迄是卒滅之書以爵甚齊侯也

七年春鄭子來朝

鄭蓋嘗婚於魯而尋出絕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用是不通於魯鄭雖微其國宜有典刑孔子嘗學官名於鄭則鄭宜知禮今而來朝克荷其禮也聖人蓋喜而書之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

小邾子來朝

費

費季氏邑季氏自友及行父蓋君子也友之世存魯功在公室行父相三君妾不帛馬不粟無金玉

器幣蓋示心於公室者也行父卒巳未瞑不肖子
宿世其爵利襄之幼而謀弱公室冒喪如晉謁事
霸主以內益其勢也今又城其私邑禮大夫無百
雉之城彼城其邑將何爲哉至其子意如卒逐君
專之原自城費始故聖人謹而書之以著季氏之
漸本

秋季孫宿如衛

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既
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侯之聘則未
嘗報也今七年而後季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
雖弱於魯固不敢責報然示疑魯之外衛矣故

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聘所以結好盟所以質疑既好則有所不疑好而
終之以疑非所以爲好也凡來聘而要盟者均罪
矣奉命而出聘不奉命而來盟出於際接一時之
私詞有所不相下而質之於神耳且魯衛初無一
毫之隙徒以元年衛人來聘而魯報之後是誠魯
之責也然魯君實幼何以詰之今季孫宿報聘而
反衛以孫林父來聘林父宜拜宿之聘而辭其賜
魯之君臣非木石能無愧乎乃因聘而要盟焉吾

以爲士戍之盟無貳可盟者林父外要盟而内要功而已春秋之法在所不赦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而未得志今復聲兵而圍之宜陳有所不堪故鄢之會陳侯逃歸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鄢

會于鄢謀救陳也救陳而陳侯逃歸陳安賴乎救之無其實者聖人不苟與其名故書會不書救不能救也然陳所以不能久固者以楚迫之也晉不能制楚雖救陳其能久留乎當是時楚所忌者

吳爾爲晉之計不若東連吳以撓楚之右南合諸侯以角楚之左楚自救不暇固不能敵陳也如是則陳可以久安而無叛今安坐而待之楚兵至則姑出兵以示救之之意楚何畏而陳何恃哉宜陳侯不免逃歸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鄢

諸侯不幸而死于行亦偶然爾聖人亦即其實而書之初無褒貶三傳見其文之異因鑿生異說諸侯卒以名赴典冊之常使鄭伯而卒於其國則曰鄭伯髡頑卒足矣今不幸而死于行故首書鄭伯髡頑而繼書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鄢則辭乃

達所以首志其名者文之當然耳三傳不察其文
謬以爲遇弒且實弒而聖人書卒是春秋庇逆賊
也安得爲春秋趙盾許止實弒傳以爲非弒此實
非弒傳以爲弒若從傳以求春秋則聖人經無一
言爲實此詭辭也吾切憤其用私臆以亂聖經願
與同志者鳴鼓而攻之誠千世之一快也

陳侯逃歸

或曰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蓋疾首之不
足恃而閔陳之非得已者也鄫鄭地也諸侯救陳
不即赴陳而會於鄭地陳既被兵不自固守而出
會於鄫兩非策也諸侯既畏楚不進近會於鄭陳

且内虚無怪乎陳侯之逃歸也逃之爲義亦賤矣
陳將免乎逃之誅則曷若前日勿會既會則曷如
今日勿逃二者均失也陳方受兵外遣使以告於
晉内自守以待救至此上策也若既出會矣而諸
侯無進意曷言於晉侯曰今諸侯不進而陳且内
虚請歸以死社稷晉侯亦何辭以羈之初既不慮
而出終乃不告而逃諸侯觀望不救罪不可逭而
陳侯鼠竊而逃之庸爲有禮乎鄭伯逃首止之盟
陳侯逃於鄫之會均書曰逃賤之至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前年會於鄫不至無辭以告廟也

夏葬鄭僖公

弒君不葬而此書葬亦足以見三傳之誣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鄭人侵蔡非晉命也鄭意也蔡臣役於楚久矣中國不復問其去就今鄭人無故而侵之遂獲公子變見蔡無備也鄭爲此舉內以媚晉外以招楚吾知之矣初雞澤之盟鄭至則陳亦至以陳鄭唇齒也今陳既逃而即楚鄭將從之則無釁而叛故伐蔡所以怒楚楚兵至則吾藉以叛晉也故冬公子正伐鄭而遂與楚成鄭蓋志於從楚故興兵役以招楚兵也不然蔡於鄭何慊而伐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既失陳而爲是會所以觀諸侯也而諸侯皆以大夫聽命惟晉鄭二君臨之晉之霸業隳矣豈以一失陳而遂爲姑息之政哉襄成之霸諸侯不躬會則有誅今甘受其伉而不問何耶齊宋衛邾在所不詰而公既在晉乃委其君而會其臣無乃以公之幼而狎之乎襄公于時纔十有一政在三家而季氏尤悍悼公豈不知之宜與公爲會而沮季孫之權則魯是賴今反置其君而奬其臣卒之季氏日彊而公室日衰職此之由故也憐其稱而會其臣豈曰愛之實禍之矣

公至自晉

至自晉而不至自會明公在晉而宿在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在魯之東介於海上有東夷之風焉伺隙而搏噬夷之常也前日滅鄫亏伯不討鄰國不問莒蓋得志今狎魯君之弱政令不一而窺我東鄙焉自是而後世與齊魯交兵而不戢小國弄兵禍之招也其被齊魯之伐非不幸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鄭人侵蔡以招楚師楚師果至於是鄭與焉

平以傳考之則前日伐蔡者子駟子耳也而今日從楚者亦子駟子耳也用是知鄭之伐蔡蓋招楚師也二子之謀蓋亦危矣使楚怒其伐蔡鞏兵而扼鄭不聽鄭平鄭其殆哉不若聽子產之謀專事晉以抗楚楚遠而晉近遠者其能久暴師於外乎深溝高壘以老其鋒楚其如鄭何乃區區召楚兵而恣於從楚其為謀亦左矣其後無日不被晉楚之兵非不幸也不達去就之權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何以書於魯之策從赴也國不幸而災則側

身修行以塞天變赴於諸侯何益哉公羊以爲爲
王者之後記異齊大災無乃亦王者之後乎人火
曰火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或以爲成公夫人莫考其詳餘義
見齊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服人者必有安人之方爲國者必定固國之策服
人而不能安則人不久服爲國而不能固則國不
久寧晉悼期服鄭而不圖安鄭之方鄭簡爲國而
不謀固國之策吾所不曉也鄭蕞爾小邦晉合諸
侯之師而扼之鄭宜必服矣然鄭既服則必求所
以安之則鄭不叛今鄭纔受盟而楚師議其後鄭
何能久服於晉哉晉苟能先制楚使無以加鄭則
晉可以久得鄭而無叛也鄭介晉楚之間其爲國
固難矣然今日從晉明日從楚犧牲玉帛無日不
勤宗廟神祐無日少安則亦何以自立哉必君臣
合謀長慮擇其可從者而決從之兵至則告於所

從者以爲援兵去則飾城以事所從者所從一定則外示絕望而兵將不至矣然則爲晉之計宜柔
[illegible]必能東結吳以撝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縱兵以長驅於鄭郊則鄭可安而不叛矣爲鄭計者莫若決背楚以與晉晉近而楚遠兵雖至必不能久遲於鄭吾求晉以援之曠日持久以老其鋒楚知鄭不可以俄而得則亦不復出矣今悼公未有以安鄭乃合十一諸侯之師以伐之鄭不能抗宜無不服也故同于戲之盟然徒盟豈足以安鄭哉口血未乾而楚師伐鄭則請成於楚矣及夫會吳於柤吳既內附然後再伐之鄭始如蕭魚之會而不復叛也及蕭魚之會鄭亦知叛服不常無以爲國決於從晉者二十年而楚亦無如之何吾以是知服人而能安人爲國而能固國然後爲得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鄭復爲楚故柤之會鄭不在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晉率十二諸侯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嘗伐楚何以知其謀蓋謀制楚以服鄭而已不志於伐也晉楚爭鄭久矣晉屢得而屢失之以不能絕楚之伐鄭也今吳方張與楚爲鄰吳楚兩

相忌楚得吳則足以橫行中華晉得吳則足以斷
楚右臂楚既失計吳已爲晉所羈鍾離善道於戚
之會是也然吳雖與晉蓋恃其彊大而不能爲晉
用晉獨會之以爲掎角之勢而已前日伐鄭鄭既
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
安故晉侯會吳於相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
掎楚楚謀出兵則懼吳襲其後而內有所忌然後
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相之會吳
既向晉故晉兩合諸侯而伐鄭鄭果如蕭魚之會
而不叛者吳能掎楚而楚不敢伐鄭也則相之會
不爲無益於中國而說者疑其率中國以會夷狄
不會夷狄所以制楚而安中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祝融之後其國近楚晉侯會吳以謀楚是也
遂滅偪陽則助桀爲虐矣前日吳伐鄆入州來其
源蓋已駸駸蠶食也自鍾離既會而楚伐吳吳有
所忌而未敢肆其毒焉今會之以安中國其利未
見而小國被其滅害實先之烏在其爲安中國也
聖人書遂誅之深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然鄭叛華即夷內不

自愧又從夷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晉師伐秦

楚鄭伐宋而不救乃聲兵伐秦已怨與人命孰重哉先已後人非所以為霸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蕞爾蠻邦乘人不意則肆其蠆毒前年伐我而我未有以報今復伐我而明日皆會以伐鄭眞夷狄哉

狄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戍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駟公子發公孫輒

三子鄭之卿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無政刑矣駟秉政其責為重賢者當國精神折衝銷患於未形駟執國權內有晉之討外有楚之寇朝南暮北罷於奔命鄭受兵無虛歲外擾如沸鼎何暇治內哉宜其禍生肘腋而不測也嗚呼此可以為菲才當國者之戒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繫之鄭非苟為鄭也戍虎牢復繫之鄭志於得鄭也繫天下者以天下言之繫一國者以

一國言之春秋之意也城虎牢而得鄭者凡六年內外安之戍虎牢而鄭果恐踰年而遂服則夫城之戍之皆不爲無益其成功有大小故聖人所書之法亦有所不一也然則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說者以爲魯獨戍之魯敢以單師抗楚哉蓋志事之體以序其間既書盜殺三子故不得書遂焉或者疑其不書遂因以爲魯戍之則誤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也豈夷狄所宜有救善辭也豈夷狄所宜公至自伐鄭

鄭中國也豈夷狄所宜有救善辭也豈夷狄所宜當以鄭與楚惡鄭也以救與楚病晉也晉以十二諸侯臨鄭鄭可歸矣而黠然不反又戍虎牢以偪之而卒無悔心是堅附於楚也故楚視之若己有焉然晉動天下諸侯不能制楚以服鄭楚得以單師直犯諸侯之鋒而救之其爲晉之累大矣此一書救鄭愚以爲惡鄭而病晉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作三軍

周禮封國之制大國方五百里魯以周公之功封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實五百里記禮者侈其事合附庸而言之也以丘甸之法考之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魯五百里之國爲地三百二十甸爲卒二萬三千四十人甲士九百六十人合步

甲二萬四千人成公作丘甲甸增三甲爲甲士三千八百四十人合舊制爲步甲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魯纔有二軍周禮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舉成數以限之示無以踰斯限耳非實制也今作三軍是增賦而爲三軍也故曰作作者是創作如作丘甲蓋前乎此無是制也以傳考之則季孫宿利公之幼弱作三軍以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則變亂周制之罪在所不問而分奪魯國之柄其可勝誅乎聖人書之蓋切齒於此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未能有立此必出於季氏然不從而遂不郊不復免牛免牲書曰乃不郊忿辭也餘義同成十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侵蔡在八年

左氏以爲子展謀伐宋以致諸侯之師因叛楚以從晉理或然也前日謀叛晉而與楚者子駟子耳子國也三子既殺則謀必敗矣何者鄭謀叛晉而無隙則侵蔡以致楚師今日復謀叛楚而無故則伐宋以致晉師鄭人反復之計行之久矣疑左氏之言非誣也然謀歸晉而不能抗楚雖同亳城之盟及楚師出則復從而伐宋矣彼其連疾於宋所以憾晉望晉有以制楚而鄭得復爲中國也故聖

人於侵蔡以致楚師則人之彼其爲中國侵蔡疑可褒也而其意則志於致楚師以從夷故誅之今爲楚侵宋以致晉師則名之彼其爲楚而侵中國疑可貶也然其心則志於致晉師以從晉故予之聖人原情而已情善而迹惡不以迹而掩其情情惡而迹善不隱情而予其迹故侵蔡宜予而不予侵宋宜誅而不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侵宋以致晉師晉師果至故同亳城之盟然晉未有以制楚楚且出而援鄭故復從楚以伐宋焉

嗚呼爲鄭者示難而爲晉者示勞矣然至蕭魚之會而鄭始服蓋楚示知鄭不可力固徒弊師無益也故置鄭而勿問焉是豈特鄭之幸哉晉之幸多矣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於是投鄭計矣鄭嘗伐宋以致晉師謀叛楚從晉也楚不知察更以爲利已今鄭既受晉盟楚師又出鄭因逆之兵不加鄭乃復比之以伐宋焉不知鄭從已伐宋非利楚也復招晉兵也故晉兵再出則鄭如蕭魚之會楚人覺之故執鄭良霄以其

賣己而與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服人之迹者迹雖至而心不懷服人之心者心既悅而迹不顯鄭伯乞盟陳侯如會服人之迹者也迹若服而心則異聖人示著其迹而已不保其心也會於蕭魚服人之心者也心既服而迹不露聖人示書其心而不顯其迹也或者見春秋無如會乞盟之文因以爲未得鄭是求其迹而不察其心不善學春秋者也悼公之所以服鄭蓋示勤矣三年之中五合兵車何晉之速于得鄭哉蓋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爲外禦則中國諸侯然後得以安枕無虞也然鄭自子駟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而所以不得久爲中國者以楚蹑其後也戲之盟亳城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知楚之遠於鄭故屢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爲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示置而不問焉而鄭示決於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藉諸侯之兵叛楚而爲晉也則鄭之服示豈迹來而情貳者哉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故十兵不折而鄭自歸隻牲不敢而鄭不叛書曰某侯某侯伐鄭會于蕭魚而鄭默與其列其

餘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則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不[redacted]於威文耶彼區區求鄭於如會乞盟之間者豈足以識悼公之謀而察鄭人之心哉深於春秋者當有以辯之

公至自會

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爲功而不以伐爲功也則諸侯之師蓋陣而不伐歟觀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稱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既從晉矣將命於楚何

哉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之行人何傷哉適足以張楚之虐而昭鄭之誠也故書人以執所以著楚之虐歟

冬秦人伐晉

報十年之役也晉伐秦書師秦伐晉書人均私憾也師晉所以存霸主人秦所以抑夷狄然原其兵端則晉實首之則夫晉書師亦非褒也乃所以重其過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最爾蠻邦五年之間三伐魯魯奔霸主之命未

暇治莒也更以爲得志直圍魯邑其可忍哉故季
孫宿救台遂入鄆忿兵也雖台之見圍不可以不
救而遂入鄆則非所謂義舉使救台而莒兵退反
命於君請兵以伐莒詰其鼠竊侵陵之罪則於君
爲忠而於莒爲義矣雖然襄公幼弱季孫宿方横
於魯尚何以責之聖人不責忠義於宿也直誅其
專而已故曰遂入鄆疾之也穀梁曰受命救台不
受命入鄆入鄆固非君命然其救台吾亦未保其
命出於君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以聘問維諸侯薄往而厚來霸者之術也故冬

公如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楚不書葬非魯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以鄭不可得故侵宋侵宋所以憾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拜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

邾小國也內諱滅書取視若已地而取之諱之適
所以張之也此所謂隱而顯者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既仇中國而赴於諸侯所以卜諸侯之去就而要其會葬也然諸侯既堅附於晉豈能違晉會楚葬哉晉亦疑之故春爲向之會

冬城防

魯有二防一近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

悼公率列國而會吳者再十年柤之會諸侯親之於時楚爭鄭方熾晉未得鄭所以望於吳者重故親會之以要其掎角之援今晉已得鄭諸侯安謐而晉將西伐秦則疑楚乘虛而議其後也故復會吳於向然伐秦不若爭鄭之爲重故以大夫會之而已用是知晉之會吳非苟然也悼公賢君豈憂於事夷狄哉內有所賴勢不得已也諸侯大夫或人或名非褒貶書人徵者爾然徵者而加於大夫之上蓋以國爵爲齒不以大夫爲重也說者皆以仲嬰齊爲公孫嬰齊誤爾吾前既辯之今叔老者

以爲嬰齊之子不知仲嬰齊之子耶抑公孫嬰齊之子也吾既考公孫嬰齊乃叔肸之子則叔老是叔肸之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也則叔老乃公孫嬰之子叔肸之孫明矣

二月乙未朝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自厲公始厲公一用之幾於失諸侯蓋王者不作諸侯不得已而從霸諸侯所以屈已而爲霸主役者以霸主用諸侯之力凡以安諸侯而已故雖爲之用而不慙以公用之也

今以霸主之勢脇諸侯而私用之諸侯其果慙然忘諸心乎宜其一用而諸侯離也悼公之爲人萬倍於厲然力不能制欲而襲厲之非雖伐秦之役諸侯能無貳乎故冬爲戚之會大則齊不至小則曹薛滕邾不會矣吾用是知私用諸侯非霸主之利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則夫伐秦實利於晉然於霸不能無害也則是晉不圖霸則已晉將保其霸業其可私用諸侯哉釋秦而結諸侯重權之服一秦孰與於服諸侯哉釋秦而結諸侯爲晉之利大矣悼公必有以悔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聖人治春秋諸侯再於篡亂之際致其誅而無道在所後焉衛侯朔出奔齊書名而衛不名者吾以是知聖人罪篡亂爲重也衛侯朔讒佞而得繼統其得衛固久矣及左右公子責其讒佞之故而迫出之是示逐君也而春秋於朔必名以朔之所以得逐者篡亂之君與鄭突蔡朱之出同今衛之出以左氏觀之固無道矣而實非篡亂之君也故不名然衛之奔實孫林父甯殖逐之春秋不書孫甯之逐而以自出爲文此所以正君臣之義雖無道不得而逐也然于衛不名則逐之之罪隱然自見矣此又所以隱誅孫甯歟

鄫人侵我東鄙

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爲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爲彼夷狄之酋安辭曲直之理哉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溴梁之會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爲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則戎狄之情非威無以制之也

楚子吳伐吳

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中國者吳實爲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焉今伐而未得吳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所以

仇吳也深矣彼所以深仇於吳者以吳爲中國援而楚不能逞也則康王之謀尤出共王之上矣吁可畏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衛地諸侯大夫會于衛地以衛有逐君之罪也孫寧逐君而剽篡立在王法所當誅晉爲霸主合諸侯以問其罪正也徒爲是會釋賊不誅反定剽位何賴於霸主哉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厲公會諸侯於戚執曹伯以歸京師諸侯震慴今悼公釋剽不執反定其

列於溴梁之會其何以示諸侯哉然則諸大夫宜書人而不人蓋悼公賢君而使大夫定篡君之位責在悼公爾不人大夫則其罪有所歸也

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劉

來聘而求盟者五惟此書地不地者盟於國都外來求盟也書地者盟於外內欲及盟也公有悅於宋故出國都而與之盟焉夫盟所以質疑宋魯未嘗有讎隙何盟之有然宋魯雖協和盟會征伐無同而聘使之勤則惟二年叔孫豹一如宋而宋未有以報也魯弱於宋固無敢責報而於心不能

無憾焉向戌之來必有謙辭以悅魯而魯亦德之故既聘而公出盟之盟無慊而已故盟意不在宋而在魯也然魯地無劉劉乃王畿內之采邑吾意經文繼書劉夏逆王后於齊其字相連屬後世傳之誤爾孔穎達以爲魯城外之近地而不指其處亦意之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王婚于齊魯主之也婚禮無赴告之義魯非主婚則逆后之事無以書於册然逆后而無其故春秋亦不書矣今劉夏逆王后於齊其字相連屬後世傳是婚而爲王娶齊於時齊蓋貳於晉也前則戚之會不至後則溴梁之盟不與魯方篤於事晉其何以處之爲王絕齊婚則負罪於齊爲齊成王婚則得罪於晉故於其逆后也俾殺其禮而以微者行內以求媚於晉外以羈縻於齊然齊方女於王所以倚王而抗晉今魯薄其禮賣齊以佞晉齊侯憾焉故春逆后而夏有北鄙之伐也其事隱其義彰非深於春秋者不能考也說者以爲逆后必以三公以士非禮也徒知其以士而不知其以士之故惟王當粗識之以爲王畏晉而不敢備其禮若備禮則晉將移怒於周然此亦非也悼公賢君彼即憾齊亦何敢抗周以干大逆之名哉然王亦何畏

於晉王雖微實諸侯之本晉雖怒其敢逆周乎必不然爾不知王之不得備禮者意出於魯故齊雖忿而不加無禮於王特仇魯而已觀夏有伐我北鄙圍成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魯有由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自靈公以來實睦於魯即位之初首來媵之魯以僑如往聘成公遂婚於齊其後盟會征伐無不同也襄公即位亦無忘先君好今無一毫之隙齊侯伐我北鄙且圍成魯何負於齊哉徒以爲王主婚王后之逆不以三公以微者來逆則失禮在王王自卑而已齊亦何責之有然命不出於王而出於魯畏晉而俾王以微者行齊侯非無心腹腎腸能無忿乎故稱兵以遽疾於魯也不然齊何慊於魯而伐之哉公救成所當救也然至遇而止則有說焉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公自弗及也今救成至遇蓋有以止之者矣公即位於今十有八年血氣方剛勇於必勝然於時三家方張懼公能自立武功則不利於己故止之於遇也公止於遇而繼書季孫宿叔孫豹城郛非三家止之而何文既顯而義亦著此不待深考而後見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城邑未有言郛者郛郭也郭謂官司之守而已城

寘官司之守而不及其鄙則北鄙之民未保其無恙也故明年齊人復伐我北鄙二大夫之意蓋將止公之勝而假以為辭爾曰城此足矣齊不足畏也豈慮其示弱以招寇哉二子為已計則深而為國計何其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固魯之附庸叛已而附齊而齊伐我北鄙而邾伐我南鄙自是屢為魯南鄙之患雖見執於晉而不已彼豈敢抗晉哉倚齊為重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室中僨三卻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為圍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陳外抗彊楚內通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德矣以傳觀之悼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抑示內外兩治者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官民無謗言所以復霸諸侯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威文之上然孔子稱威文而已言不

及悼公則傳之辭未必皆眞實語然借使得其二三亦知悼公爲賢主矣至於屈王臣以同歃於雞澤用諸侯以報怨於泰則亦未逃末習歟惜哉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襄公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信既出於大夫權復何有哉雞澤之盟諸侯既盟而衷僑至不盟則陳有所不固盟之則臣不可敵君故以大夫及盟雖大夫盟之而

命出於諸侯故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令十一國之君會於溴梁諸侯不敢而大夫相與爲盟是信不在君而在臣也故聖人不書諸侯之大夫直書大夫盟焉一國之信不出於君而出於臣其國可知矣於時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甯宋權歸於罕陳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權既移於下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臣不欲則不保其無寒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自盟焉則其信可必也噫平公承悼公之烈固可以因時而有爲今衰絰之中爲是盟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

則平公之威令不及悼公遠矣其後杞之城宋之盟凡大勲庸皆出於大夫平公不與焉原其失權之漸蓋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侵我者三邾則文告而責之不改則偏師加惠於魯首治莒邾以問之不悛則執之以歸京師聽命於王可也今以一言之訴遽執二君不歸京師而纍囚以歸豈曰霸討哉故曰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然莒邾雖見執而明年邾人伐我南鄙則彼雖綿力亦有所不服也嗚呼舉而不義則見侮於孺子人不可以

不義動也而況霸主乎宜莒邾二君雖執而不屈
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爲鄭所虐遷於葉以逼近楚倚楚以避鄭遷葉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襄三年晉荀罃伐之而不可得蓋附楚爲固也然中國失許實鄭之尤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是從鄭之虐何益於晉哉故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許故也然則伐許適所以招寇非中國之利悼公在位十有五年置許不問非棄許也以爲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也今平公投鄭伯之諼摟四國之師以疾許果得許乎吾見其無得而多失矣鄭序晉上大夫不可以加君也四國皆大夫而鄭獨躬行則伐許之意出於鄭可知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再伐我而未得志而今復圍成齊之憾魯深矣蓋以劉夏逆后有以輕齊而又執邾子忤齊多矣此所以憾魯深也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魯故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陳袁濤塗歸竪附於楚今十年矣諸侯所當征之則宋人伐陳宜乎而不予何哉蓋宋能告於晉以霸主合諸侯而問罪焉則用師有名陳何敢不服今宋出其不意而伐之是利其所獲而已非用師之道也故書曰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無故也

賢方伯在上諸侯無敢妄加侵伐衛無故而伐曹晉之累也故明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侯再歲之間伐我北鄙者凡三而圍成者再焉今又君臣分兵一出而圍二邑齊之不道亦既極矣隱十年羣帥師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於菅取邴取防臣伐其東而君敗其西雖內惡聖人歷書不諱疾之也今齊侯圍桃而高厚圍防其惡與隱羣同聖人其遂赦之乎故一書齊侯一稱齊高厚見其一舉而兩伐也其為謀亦毒矣然魯嘗以叔孫豹告晉而晉不出且坐視其圍而不救其救患不亦緩歟此亦足以見晉之怠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奔而奔其君之讎知不容於國且疾其君矣君可疾乎然以累上之辭書之者君必有以致其奔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叛魯附齊伐我南鄙魯訴於晉晉嘗執之今猶既卒悼公新立以先君之怨在魯復伐我南鄙魯復有言故祝柯之盟晉又執之懲不服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夷狄之君非知禮者故不曰朝不能朝也其義同介葛盧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無故而伐曹曹訴於晉晉罪在所當問然以行人執之則非其罪矣何則買之得罪於晉以伐曹也而買之見執則聘晉也罪在伐曹當於衛討之其奉使來聘有君命焉君命何負於晉而晉執之故書行人以執而復書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四年之間五疾於魯魯何以堪之魯弱於齊故不敢敵獨無霸主乎哉且齊疾於魯實憾晉也憾晉而不加兵於晉故伐魯所以激晉也初魯以晉故俾王以微者逆后於齊則怨固在魯而怨端則

生於晉也故魯不能敵則必以告晉焉冬晉合十二諸侯以圍齊魯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雖魯之讎而實天王之婚彼其四年之間五稱兵於魯是誠可疾也而靈王實婚於齊雖伐齊無損於王而投鼠忌器君子有所不敢然則爲晉計者奈何必將兩治齊魯然後爲義何則魯之所以得罪於齊以薄王后之禮佹晉以賣齊也若然則魯亦爲王之罪人彼齊伐之是欲以王誅臨之也以公天下之心責齊魯則魯在所誅齊在所伐何

則魯畏晉而薄王后之禮是直欺王而侮齊也侮齊固所不問而王可欺乎然魯欺王之罪王不能問侮齊之故齊其能忍哉故勃然一怒則兵屢扼於魯也今晉侯能公行霸討必先執魯侯歸於京師治其薄后禮以欺王之罪然後請王命伐齊問齊專兵以虐魯之故則齊魯之罪兩得而天下服矣今以魯爲齊所虐合諸侯而圍之是欺王之罪不問而伐魯之虐必誅後王室而先與國吾不保其爲公也且圍未有書同者春秋連諸侯而圍者四圍許圍新城圍宋彭城與此圍齊是也惟此書同圍晉以魯故合十二諸侯以圍齊齊所讎者惟魯

爾諸侯於齊無憾也晉以霸主之力而彊脅之其
閒蓋有上忌王婚下畏齊彊而不欲者焉故書曰
同同者有所不同也說者見諸侯同疾於齊而不
稽其故則曰齊爲不道而虐魯諸侯共疾之耳疾
齊者魯而已諸侯何慊哉春秋之法定其罪之重
輕以代王法苟不考其故則何以定其罪今置魯
而獨治齊齊果肯服乎吾故兩考齊魯之罪以明
春秋之法非臆度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從晉伐齊楚乘虛伐鄭夫所以從晉者於鄭無
絲毫之益而內虛招寇乃鄭心腹之害聖人書楚
公子午伐鄭責晉而憂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伐而復盟者疑諸侯之貳也伐鄭同盟于戲伐鄭
同盟於亳城北以鄭受盟也今齊固不受盟而諸
侯自盟何爲哉愚用是知前日圍齊有不同欲者
矣以不同故書同以譏之不同欲而強同則疑諸
侯之離故於是盟之以爲晉巧於用諸侯則然耳
以爲得諸侯之心則未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晉之所以惠魯者厚矣溴梁之盟執莒子邾子者

通志堂

魯故也合諸侯以圍齊者魯故也祝柯之盟再執邾子者亦魯故也晉所以厚恤于魯者以魯數被齊苦邾之兵有所不堪焉其爲魯之賜則大而於天下之義則臨矣前日執莒邾同圍齊吾既言之今日之再執邾子尤非霸討也邾固不宜叛魯以與齊比齊以伐魯及魯告晉而興圍齊之役邾復懼而從之反復齊魯之間是誠可責也然晉既同之以圍齊復盟之於祝柯以兵則從以盟則受邾之罪亦可赦矣今既盟而執之庸爲霸討乎人已服而治之君子謂之虐況執而奪其田其何以令諸侯故聖人惡之書曰晉人執邾子而繼書取田之事其惡自見矣

取邾田自漷水

取汶陽田不繫之國明魯田也取邾田自漷水繫之國明邾田也內自取田曰取內取外田亦曰取此則有說矣吾於成三年取汶陽田既言之然晉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其虐深哉而魯因人謀利圍人之國執人之君取人之田其虐益出晉侯之上其惡可赦乎聖人顯則誅晉隱則誅魯其義見于言意之兩間矣

季孫宿如晉

宿一出而聘晉其亦恕矣晉動天下之力爲魯而

已溴梁之役執邾莒祝柯之盟同圍齊既而復執邾悼公奪田以餉一季孫宿之聘空魯國之半未足爲賻彼何以爲禮耶嗚呼以利濟利者春秋之時晉固不施無報之恩也不然潦水之田豈久爲魯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鞍之戰以七大夫伐齊齊頃折服以國佐乞盟蓋頃公之所以得敗者實得罪於諸侯既敗則不能不服也圍齊之役以十二諸侯環其郭靈公不屈今復伐之蓋靈公之所以離魯者實有其故故雖圍而辭有所不服也動而不義雖以天下之力扼孺子孺子有所不屈而況齊大國乎彼晉爲霸主示不知自反矣今衛之伐齊晉命也晉之疾齊魯意也前日合諸侯爲魯伐齊其示恕矣而魯不釋季孫宿如晉而衛孫林父復伐齊晉必受饋于魯而命衛也饋則晉受之兵則衛餉之晉侯用衛之弱而晉之彊魯之逞而齊之屈也吾於此竊見齊衛有所不平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聖人樂與人爲善所以進小人於君子之塗故於

春秋寸善必張之非苟誅惡以絕人爲善也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非徒爲善於身其所以成君身之善大矣且晉平以魯之故再扼於齊固已不義矣今又命士匄侵之士匄至穀而齊侯環卒儻匄以奉命爲固而伐齊喪彼其反晉復何以示諸侯而霸中國乎故聞喪而還則使人知晉平爲義不伐喪也其憫齊之心在所後而愛君之義爲何如哉此聖人不書復而書還予之也穀梁不樂成人之善乃責其專大名且匄聞喪不伐以爲專名使冒喪必伐反爲愛君乎借匄之未出兵已聞齊侯卒不辭君命而行至穀而反則可謂以惡遺君而自取善也今至穀而後聞喪遂反而不伐以置君於善彼其爲心宜非春秋之人也其可無褒乎小人穿鑿以擠人於惡是非聖人之心君子不取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之權臣曰崔高二彊相扼崔弱則高抗高懦則崔專各相持以角勝負今高既以罪誅則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也然則高之殺何罪哉傳以齊靈廢世子光而立少子牙高厚傅之崔杼立光殺牙以及厚則厚之殺靈公爲之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然崔之謀高久矣逢其閒

而得厚之死蓋崔之幸而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宣成以來諸侯之殺大夫者例多以國殺爲文而大夫見殺者亦鮮去族蓋自宣以降大夫日張盟會征伐往往專之諸侯視以爲常置不問也故橫逆以生或賣友以自售或爭權以相攻或陷人以利己其見殺雖出于自取而探其原實君有以致之故多以累上之辭書之而不去族蓋以不誅誅之也公子嘉鄭之柄政者彼其見殺必有以偏攘其位者矣其善惡在所不必考觀聖人以累上之辭書褒貶自見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備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士匄不伐齊喪而還齊人德之因與晉平故春爲澶淵之會魯懼齊晉合則有事於疆場故會士匄于柯以卜齊晉之成齊晉果平歸而城武城備齊也古之爲國惟以德和鄰則內外無患以勢怒鄰者勢去而孤立則儻然如不終日魯初倚晉以抗齊勢固張也一日晉與齊平則何以倚重哉故今

日會晉明日城武城不勝其勞且拙也爲國而若此庸爲國有人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數侵我南鄙魯訴于晉故溴梁之會晉執莒子魯故也今齊晉既成魯勢孤立宜有求于莒莒人示欲平焉故會盟于向莒魯以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君子不責至和於乖爭之時不責至治於傷殘之世乖爭之時而少和傷殘之世而粗治則亦春秋之齊韶也齊魯自圍成之役五年之間干戈不息

齊之伐魯者五晉衛之伐齊者三爭錐刀之隙者齊魯而已而小大諸侯怙黨反攻生民爲之不安齊靈公卒晉上匄聞喪不伐振旅而還齊人德之求成于晉晉爲合十三國之君歃血于澶淵小大協和彊弱相比天下之民賴以少安雖不足以語至和談至治而寢兵息民聖人實喜之故爵列以序無貶辭焉聖人豈苟予齊晉哉幸天下之民得小康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公不綱諸大夫暴橫不顧一毫之義肆其無厭之逆有王者作必將噍其類而廓清之然後魯得

以寧天下從而治矣五年之間紛擾天下鬬亂諸侯者皆魯大夫爲之佞晉以賣齊俾天子逆后不能備禮者魯也齊用是疾于魯伐魯者五叔孫豹如晉乞師晉爲之動天下之兵以報齊執莒子執邾子侵伐齊魯大夫媒之也今幸齊靈即世莊公不念舊惡屈己以與澶淵之盟天下諸侯亏有安靖之漸而口血未乾仲孫速淺淺小人首叛盟以伐邾復兆兵于天下可勝誅乎且邾再伐魯而再受執亟割地以塞虎兕之口蓋亦弱矣今又伐之何名乎襄公庸弱在所不責而可重戮者速也春秋書伐邾之事豈特爲魯誅速哉爲天下誅兵釁

也速蔑之子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及是見釋而歸蔡侯殺之歟左氏載文侯欲事晉燮不欲故殺之其事于經文不順吾不欲信之若如左氏所言則經文當書蔡人殺其大夫公子燮以殺有罪書之不應以國殺爲文也以國殺爲文罪累上也燮之敗而見獲非不用命鄭出其不意而偶獲爲燮者特欠蔡侯一死爾今見釋而歸卒於見殺則燮爲無罪而蔡侯實失政刑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燮殺而履奔則履者蓋燮之黨也然不奔中國而奔楚從楚

之久安於夷耳若從左氏之說則於經無所考故吾以經文爲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慶氏專陳執其國命陳侯手足之親不能自庇其橫可知矣黃之出奔二慶逼之也二十三年陳殺二慶黃復歸陳則今之奔也二慶逐之審矣陳哀暗弱權移慶氏黃其弟也不能保其安危則國可知矣書曰陳侯之弟罪陳侯也說者見其奔楚乃曰陳有二黨慶氏謀歸晉黃欲爲楚黃不勝故復奔楚且陳自于鄒之會逃歸死附于楚安有與晉之謀徒見黃出奔楚意之耳

叔老如齊

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故使叔老如齊聘

冬十月丙辰朝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宋向戌來聘于今五年而魯始報之文襄之霸使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今是法隳矣諸侯交鄰之禮益疎非有朝夕之急不朝不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公之霸公凡四如晉皆三年一朝之禮也平公立於是六年公始一朝之然悼公之世魯無求於晉而公屢朝之平公之世求於晉實多而一朝

之何哉蓋悼公之霸仁而有禮魯大夫未敢橫故事晉之禮必公親之平公暴而無法即位之初梁之會首以大夫盟故魯大夫亦從而熾事晉之禮出於大夫不以公爲重也故言齊之見伐則叔孫豹如晉拜圍齊之師及邾田之賜則季孫宿如晉公在所不得與也而晉亦聽於大夫而不聽於公公之朝不若大夫之聘也故公之如晉者一而已用是亦足以見大夫日彊魯君尸位耳然晉不重其君之朝而重大夫之聘其霸權蓋可知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之叛臣盜漆閭丘以來奔庶其在所不治而魯之誅則重也魯以周公之後周禮在焉乃爲逋逃主以招聚叛亡周公之辱大矣人之爲盜君子有所不責而藏亡匿死爲盜之庇者世共疾之何則盜無以匿則亦不敢爲盜爾邾蓋魯之附庸魯不能撫叛而附齊魯常伐之而不反蓋以魯爲不足事也今魯誘其叛人竊其封邑是教人爲盜爾魯亦以得邑爲利而吾竊爲魯羞今有千金之璧而得於盜君子斥之蓋用是以汚己則己無以爲人於漆閭丘何有哉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匪爲賊淵叵可嘆哉周公有靈蓋憤惋於九泉聖人忍不爲周公

誅之以快其在泉之靈乎故凡書庶其牟夷黑肱之事蓋爲周公誅不令子孫也若庶其者是乃無足誅者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晉自是六卿日張交忌相併欒盈逼於范氏憤而出奔蓋將倚楚以入叛也晉之所忌者惟楚而盈奔於楚爲謀蓋毒矣卒之入於曲沃據邑以叛其示有所恃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以爲錮欒氏且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則欒盈蓋大憨也盈示何能爲哉蓋懼其脇楚以入爾彼其合諸侯張中國之勢以攝楚而已杜以爲禁諸侯使不得受盈盈知諸侯皆晉之與不足恃也故奔楚豈復自楚而反求諸侯乎諸侯惟齊爲不足畏晉魯宋以下皆受晉役安敢抗晉以納其叛哉則合諸侯不爲其納盈也大中國之勢以怖楚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晉以一大夫奔皇皇然求於諸侯惟懼其或容之以爲晉患其爲謀亦疎矣使盈而賢也必不離君以謀叛使其愚也雖得所託亦何能爲內有以備之俟其至而徐制之蓋亦未晚何至闃然動天下諸侯以錮一匹夫哉此適所以張其勢而益其叛心自示弱而已吾用是知晉之無謀也卒之盈之復入楚亦不佑諸侯不與以匹夫之愚直投陷穽不崇朝而死使晉初不爲商任沙隨之會以坐

其變彼將曲沃亦不敢入矣胡能叛哉故入于沃聖人不書叛以其無能爲也則夫今日之會亦勞諸侯無益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庶其之來魯寵妾之宜畀我之繼至也招叛人以容匿之何以詔百官抑亦三家亡張封植其類歟襄公庸暗固所不察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哀庸暗不君權歸慶氏前年逐其弟黃黃訴於楚以楚之力乃能殺二慶以歸其爲國蓋示危矣以君之弟而逐出則陳哀僅免爲衛衍魯昭蓋示幸矣今能殺二慶則黃之謀而楚之力也不然二慶夫豈遂延頸受戮哉以累上之辭書陳侯有以致之也書及者職有尊卑罪有大小以大及小以尊及卑爾二趙三郤不書及敵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書自楚楚有力焉既因楚之力以殺二慶則其反也可以優游無患故書歸出稱弟入稱弟不失弟之道黃不失弟之道則陳侯爲病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欒氏之邑盈復入晉不能入乃入于曲沃以叛不書叛不足以叛也是乃愚而已負逆君之罪身行半天下諸侯不納楚人不佑尚入于曲沃恃區區小邑以抗晉其愚不可及也卒之晉人攻之束手受誅曰晉人殺欒盈不曰于曲沃盈不能有曲沃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衛諼也伐晉正也以靈公之世衛孫林父嘗爲

晉伐齊故伐衞以報林父之役特以十句不伐齊喪實有德焉故莊公即位姑與晉平及是幸晉有欒氏之亂復伐晉以報平陰之役不修澶淵之好而修平陰之怨莊公之爲人是亦好亂樂禍者哉宜其不善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所以賈怨于齊者魯也晉爲魯合諸侯以報怨實於晉無益也今齊因晉亂以報圍齊之役魯可無救乎則魯之救晉勢也非賜也然齊彊而魯實弱畏齊而不救則負晉冒敗而直救則傷魯故出師而以救爲名實不敢救也次于雍榆觀勝負爾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次後救于時蓋狄未伐邢也齊威出師以備之而已故先言次而後言救非怯也狄未至也今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而後言次晉已受兵徒示救之形實不敢進也其事既殊故書法亦異蓋亦書其實而已然魯既不敢加齊亦不敢負晉爲魯計者乘齊侯之出齊國內空而魯於齊爲切隣魯潛師伐其東鄙則晉不勞而解且有伐齊之實晉實德之足以報圍齊之賜矣況齊實內虛未必有以敗魯也今爲雍榆之次內不能撼齊外不能救晉徒勞師以遠餉于外在魯不能無損而于晉無一

毫之助也若叔孫豹者使之謀弱公室則能爾其捨已以謀人不其疎哉用是知三家無足畏者特襄公昏庸有以益其愚矣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邾庶其及畀我來奔魯皆納之則無怪乎臧孫紇之奔邾也得二盜而失一大夫得失累相當然吾懼賢者視之而奔則魯危矣則夫二盜之在魯庸爲魯之利乎

晉人殺欒盈

欒盈據曲沃以叛而聖人不書叛以盈之不足以叛也晉人殺盈實殺于曲沃而聖人不書于曲沃而以欒盈實不能有曲沃也盈之亂則足以殺其身而已此可爲愚而好亂者之戒書曰晉人殺欒盈殺有罪也不書大夫既絶于晉也

齊侯襲莒

襲者盜賊之計非用師之道也莒於齊未嘗有怨莊公掩其不虞而襲之以掩襲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而況蕞爾之莒乎使齊侯一襲而得莒是誠善盜者也得莒適爲齊之羞而況無得而冒盜賊之名哉吾於此見齊侯之不足爲齊侯爾聖人書之所以慨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之如晉以雍榆之次要功於晉也晉照其僞而有言焉故仲孫羯侵齊以悅之爲魯計者曷移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哉不次雍榆而遂伐齊則晉兵自解晉且德魯晉使當首聘魯以拜伐齊之師爾豹不必往而羯不必侵也魯之失謀蓋失於初非失於今今之舉救其失而已非策也

夏楚子伐吳

楚至是伐吳者凡三襄三年公子嬰齊之役十四年公子貞之師皆命將而已今之役楚子親之此足以見楚之讎吳日深矣前乎此吳再被楚師吳未嘗報非畏楚也楚何讎於吳特以吳有鍾離及向之會附中國以抗楚也今吳與晉不交者十年楚子無釁而伐吳吳有憾焉故明年吳子伐楚報是役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以盜竊之計襲莒莒人覺之實無得焉故崔杼帥師伐莒用是知崔杼誠天下之大姦也所貴於賢者以其能弭君之惡而致之於善君著顯名臣收美勳君臣相成以底於治今崔杼成其君之惡知君爲襲莒之計諸侯恥之因復伐莒以重其謗於天下而已得以行其不順之謀焉吾於伐莒

之事竊爲齊侯懼而齊君且以爲功其及於禍決有漸矣此所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諸侯于夷儀謀伐齊以報伐晉之役也楚人乘虛以伐鄭故不克而還書會而不書伐不能伐也

鄭自蕭魚之會歸中國楚不敢爭者至是十有五年矣然晉平嗣悼公之業不能治内以杜楚人窺伺之機楚蓋乘釁而時撼鄭矣前日諸侯同圍齊楚公子午伐鄭今日諸侯爲夷儀之會楚率蔡陳

許伐鄭楚蓋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釁而已而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乃摟諸侯以報怨且勝齊孰愈於制楚哉夷儀之會吾見其無損於齊而實爲鄭招寇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蔡陳許久比於楚中國不討幸也今反從楚而戕中國可勝貶乎而聖人皆書爵而以楚子冠之非褒也愧之也以中國諸侯而甘役於荆蠻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成襄以還晉楚兩立諸侯主於晉者不特其君聽

之其臣亦倚之爲重主于楚者不惟其君恃之其臣亦籍之爲姦故宋衛事晉則大夫之出亦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晉晉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內也聖人因其志而書之善惡自判焉藍不待鉤其事實而後察其情也宜咎之奔左氏以爲慶氏之黨亦逆知其非賢者矣

叔孫豹如京師

魯大夫未有無故如京師者惟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不見其故吾於宣九年京師與此叔孫豹如京師不見其故猶有言也魯恃既言仲蔑之故矣今豹之行其故猶有言也魯恃晉而外齊齊屢讎於魯魯故告晉以報齊怨圍齊之役是也而仲孫羯又嘗侵齊齊憾魯益深兵將復疾於魯魯以天王娶於齊我實主之雖以劉夏逆后不能備禮以逆王之歡心然王之所以得婚於齊者實魯故也今齊以后禮不備而責魯不已兵又將及郛焉故叔孫豹如京師言齊之故且請薄后禮之罪欲要王命以解齊之兵也然齊既女於王王實賴之齊豈畏王而王亦安能逆齊意以順魯哉故今如京師而春有崔杼之伐則如京師固不足以解齊之忿也然無事則視周爲無足親有事則倚王以紓難彼其如京師豈情也哉無齊之兵則亦不聘矣餘義見宣九年

大饑

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十五年秋螽蜚而冬饑夫為國無一年之積一經災沴則饑饉繼之何以為國今秋大水而冬大饑其無先具尤可知矣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魯前脇晉以圍齊繼有仲孫羯之師今復如京師倚王以脇齊能無忿乎故叔孫豹如京師而齊有北鄙之伐忿兵也然崔杼方懷逆謀姑伐我以順國人之欲志不在魯爾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有弑逆之罪諸侯會于夷儀謀討齊也謀討齊而不加兵繼為重丘之盟重丘齊地兵不加齊而盟於齊地成齊亂也然諸侯不能討逆而反盟之宜有貶而不貶何也春秋之世篡逆者多矣非諸侯有以比之則盜將有所忌而不為今晉徒合諸侯以謀齊其實非志於治齊也要賂而已無賂則討之得賂則釋之故會于夷儀以待賂夫冕弁端委以乞賂于盜其為辱大矣不書爵無以見其辱故以小大爵列焉則夫不貶乃所以深誅之也故爵而會會而不伐繼之以盟其義亦顯矣故不待不書爵而後知其為貶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陳自鄢之會逃中國以附夷狄一叛不反固中國諸侯所宜問也前日復隨楚伐鄭故今日鄭師伐陳報怨也鄭固有辭矣然於時鄭簡在會而公孫舍之伐陳則命不出於君雖曰有功君子不貴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突之入櫟內外有二君也衛侯入夷儀內外亦二君也然鄭突之入聖人名之而衛侯之入春秋不名此則逆順之辭爾初突篡而得不義而奔及忽之歸鄭故忽之有也而突復入于櫟以逼之是復篡也故不名無以見其逆孫寧不臣逐衛侯而立剽剽之立國豈其國哉衛侯既奔而入于夷儀期復其位而已非篡也故不名以見其順順逆分而名分定名分定而天下安是春秋之旨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羣舒近楚爲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羣舒無噍類稽其先蓋與楚俱張荊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則楚之彊較諸古萬萬爾中國不競無以懲之奈何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再被兵卒堅附楚而不反蓋以鄭特倚晉而離

之實非霸討也中國必將得陳晉宜合諸侯以義征之陳或歸焉彼鄭固陳之敵且嘗從事楚安能責陳之即楚也前日入其郛固已甚矣今日復伐之徒勞兵爾非義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遏以卒名非爲伐而名也與鄭伯髡頑同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喜父立剽而喜躬弒何父子之謀異哉殖逐君以自利喜弒君以自安其實均罪也故書曰衛甯喜弒其君剽若曰甯喜自弒其君云耳剽之立篡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弒也宜其以無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覆二君之間自立自弒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爲重則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爲剽無罪而名甯喜也此春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甯同逆逐獻公而立剽今甯喜復弒剽以納獻公林父懼誅故據戚以叛君在則逼而逐之君復則逆而叛之小國之臣叛逆自恣王不誅而霸不問觀諸此眞亂世也春秋可不作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聖

人不誣人以惡亦不苟與人以正也前日衍出奔
齊以孫寧逐之入于夷儀以寧喜挽之然國實衍
之國不幸而出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
儀不能以義入衞遣喜行弒逆之謀既弒而後入
則國雖衍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仗不義而
求反國乃謀弒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剽弒纔三
日而衍歸則弒之謀衍實與之審矣以弒而得國
位雖其位君子不赦也此所以衍之歸而復名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衞地會于澶淵謀衞也孫寧逐君而立剽衞

獻奔出餬口於外晉爲盟主不能正之今寧喜弒
剽而納獻公林父入于戚以叛則獻公雖入實未
安於衞爲霸主者宜合諸侯誅林父以定獻公則
於義爲大今乃爲澶淵之會反黨逆醜正以登叛
人彼林父何足與哉徒以林父雖逆而嘗與戚之
會剽雖篡而嘗同溴梁之盟圍齊伐齊衞嘗用命
澶淵商任沙隨之會剽無不從則剽固久役於晉
而衍無一毫之益於平公也今林父立剽而喜弒
之林父逐衍而喜納之則喜固剽與林父之讎晉
既黨剽而佑林父則亦以衍喜爲讎焉故今澶淵
之會蓋將逐衍治喜以予林父也嗚呼霸主而如

是何以正諸侯此天下之大不義者平公蓋示知之矣故不躬會而以微者主之然諸侯皆大夫而魯親之此則平公不義而移惡於魯也晉蓋以有恩於魯爲多執莒圍齊伐齊取邾田自漸水皆魯故也今爲此會已親主之則得謗於諸侯不爲會則內愧林父故遣荀吳聘魯命魯主之則恩歸於已謗歸於人此所以有荀吳之聘而爲澶淵之會也晉宋皆微者而鄭獨以卿行畏晉也鄭雖畏晉而無干於晉故不若魯侯之親會焉噫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作遜今平公取恩於已而推惡於人其何以主諸侯吾於此見平公之非君子

也眞姦雄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義見僖五年晉殺申生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弒君而晉人執之宜得霸討矣而不以霸討書何哉蓋喜弒剽而納衍其迹固逆而義則順何則剽逐衍而簒衛衛非剽所宜有也國固衍之國矣今去剽而立衍其義實正則喜之罪猶在輕重之間晉佑剽之黨而執甯喜庸得爲霸討故雖執弒賊而書人焉然則爲霸主者宜奈何必合諸侯以誅林父治其逐衍之罪以定衍位然後執甯喜

歸京師以正其殺剽之愆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以逃罪也今佑林父而執甯喜是助逆以攻順宜喜之不服而法不可得而行也此所以書人以執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于楚而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鄭雨加兵于陳故楚以蔡陳伐鄭陳故也說者徒見許男卒于楚而楚伐鄭歸而葬許靈公遂以爲爲許伐鄭此意其文之適相先後而爲是說其實誣也十六年鄭以晉衛魯宋伐許二十四年許以

楚蔡陳伐鄭其怨既償矣其後惟鄭兩伐陳陳未有一報也故陳胁楚以伐鄭其理甚白求春秋當以理求之徒以文之相屬而定褒貶且鑿生異說以文之非春秋也然許男卒於楚而赴於魯魯方事晉不宜會而會葬之則魯豈貳於楚也其後爲宋之盟晉楚以平於時華夷蓋有志於平耳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自圍成之役離於魯久矣其開魯胁晉以報之同圍齊是也二十四年仲孫羯復侵齊而崔杼有北鄙之伐怨已償矣今莊公見弒景公即位而修好于四鄰故洗前日之慊而成今日之好首命慶

封以來聘焉齊魯復通自慶封之聘始故聖人書之喜其不念舊怨而修新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自蕭魚之會晉不戰而得鄭楚不敢爭晉楚兩寧者垂十五年其間鄭脇晉衛伐許許以楚蔡伐鄭鄭以公孫舍之公孫夏伐陳陳亦以楚子蔡侯伐鄭鄭雖所以交惡者陳鄭許三國之君若非晉楚之志然兵端實未嘗息也今晉之武楚之建以兵端未絕寖淫不已必至大戰於是合晉楚而會之使夷夏交歡諸侯用寧其為功大矣君子蓋不可謂權出於大夫而卑之也夫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以大夫而尸大功固非所謂正以大夫而專盟會固非所謂義然外撫內寧其權實有以利其國寖兵息民其仁實有以靖天下雖捨其正而不責其義非過也用是知宋之會宋之盟春秋實予蓋不可以專而廢其功也

衛殺其大夫寧喜

寧喜弒君而見殺其不以討賊之詞書何哉喜之所以弒剽者為衍也則衍之復國實受於喜然剽之篡晉實佑之故前日執寧喜責其殺剽之罪也

今衛既入外則不免于晉内則見謗於國人故殺喜以弭内外之責也衛喜則上抗盟主下違國人内外兩攻吾其能久安乎故寧負喜之恩而不敢拂内外之欲也則喜之殺豈以其罪哉不以討賊之詞書其情亦見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與甯喜同謀納公者也公入而背恩誅喜鱄懼出奔晉逃死也鱄不曰公子而書衛侯之弟非鱄不弟衛侯不能弟也

伏七月辛巳豹及諸侯會盟一事而再舉地詞繁不殺聖人予之也葵丘首止與此宋之盟皆然用是知宋之盟春秋實予無貶辭也葵丘首止以宰周公王世子不與故書諸侯盟以別之宋之盟以諸侯不在而大夫不敢擅盟故書諸侯之大夫以莊之故夫再舉葵丘首止者以周公世子不與盟再舉宋者以大夫稟諸侯之命而不敢擅盟非苟再舉地期實異之也穀梁曰溴梁之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今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皆為得旨

冬十有二月乙亥朝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允十六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大夫之奔者皆甯

肯黨宜弟鱄之出而繼有石惡之奔也然晉初執

甯喜以責其弒剽之黨皆奔晉而晉匿之

烏在其爲執喜也用是知晉之執喜蓋要賂於衍

耳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之立嘗修先君之怨以伐我我訴之晉晉

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既而仲孫速復伐邾誘邾

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魯之虐邾亦既甚矣邾失田

失邑失臣失民其弱可知今悼公匿怨而來朝非

得已也社稷之危姑忍而存祀耳非時朝之禮也

左氏以爲時事誤耳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晉楚不和諸侯所事者一晉楚既合諸侯所事者

二不和則有兵戈之役既合則爭玉帛之奉嗚呼

春秋之末小國難乎爲國矣然鬬于戈以驅民於

死與多玉帛以納民於無事猶有閒也今公將朝

楚則不得不先聘晉蓋事晉爲久而事楚爲初也

故言于晉以聽晉命諸故十一月公如楚此

非特魯爲然舉魯以問他邦皆然爾雖無征伐之

怨而有朝聘之勞也噫安得有賢者作而大一統乎聖人於此蓋有嘆焉也

冬齊慶封來奔

魯方復通於齊前年慶封之聘是也今慶封之出必有所不容於齊國以嘗聘我而來奔焉魯既和於其君則不當受其叛臣匿其叛臣非所以爲好也齊不以是責魯魯之幸爾不然北鄙之伐復見於今日矣其後自魯奔吳抑魯人畏齊而遣之歟

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成十年襄四年昭十五年公皆如晉皆踰年而反而正月無書公之所在者惟昭公見逐于季氏而居乾侯則三年之間皆書正月公在乾侯今襄公非見逐而出實自朝於楚何以書公在楚蓋書公之所在失國之辭也以乾侯之事觀之例可知矣公如楚權在季孫宿左氏載取卞之事其示危矣公外投虎狼之口內有蕭牆之憂則社稷庸可保其無虞哉此所以書公之所在以志國非其國也存公所以誅季氏在楚所以虞楚人一言之閒寓旨遠矣此豈舊史之文哉聖人新意也

庚午衛侯衍卒

闇弒吳子餘祭

闇刑人也刑人則無親何有於君故吳子之弒不書君闇天下之至賤者賤者不登於策故闇不書名通至賤而無君之人宜其得禍也此書之以爲後世任宦官者之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苔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以公使人者無私感之情以公愛人者無私報之禮晉主夏盟諸侯所當聽役也然用諸侯之力以興天下之利則諸侯不以爲惠而晉亦不以爲賜

今率諸侯之大夫以城其母黨之國則使人實私惟私于使人而中有所不安既用其力則不能無感於心故以士鞅來聘焉杞以先代之後諸侯所當恤也然使其誠逢患難而急在朝夕則諸侯之所宜先而杞侯亦有所不必報今杞實無患晉侯以己之戚率諸大夫而城之則愛人爲私惟以私愛之則杞不得無報於人故杞子來盟焉晉以私用諸侯之大夫故必私聘之杞以私得諸大夫之戚故亦私盟之聘所以拜工役之惠盟所以結事大之誠其迹若美而其舉實無謂而然也聖人書城書聘書盟而公私之情見矣昧者徒責大夫

之專且自成襄以還大夫之專盟專會專兵專伐多矣何至是始以爲重即就其專之中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善惡以定褒貶可也

吳子使札來聘

楚子使椒吳子使札來聘本無異義而說者以季札爲賢曲於吳致其褒吾所不曉且札之賢何以通於春秋吳之末以其弟札之賢欲兄弟授受以及於札至札辛逃而不受逃而不受此非得已也藉以爲賢則於魯史何以見之於魯史無以見聖人何謂以通於春秋此天下之曲說妄鈎經外事以亂春秋君子不可不辯且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外夷狄楚文王稱荆成王稱楚既而稱人稱子浸以彊盛於吳亦然其初稱國繼稱子而大夫稱名聖人各志其漸以其彊暴與中國五等爲列初無筆削於其間各因其實而彊弱自見也今之來聘說者皆以爲褒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吾於荆人來聘既言之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雖周之同姓遠於中國然居於夷而安於夷固無患也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既而燕伯奔齊齊侯伐燕其亂皆基於高止華夷者天地之限齋

不謀夏夷不亂華則華夷兩安吳通中國而亂則夷狄用中國之法固非其利也何也以其越天地之限亂華夷之理矣燕得高止以爲利吳得亟臣以爲利而不知害從而生也此可以爲夷夏限絶之戒吾故論之若高止之出則在所不必考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一如楚在楚凡七月楚止之也魯公未嘗朝楚今一朝之楚蓋騶得魯有侈心焉故久止公於楚以圖望外之利也既而知雖殺公無以得魯故復反之公至自楚而吳子使札來聘楚疑魯比吳以議楚之東鄙故以薳罷來聘焉則罷之聘非情也諼也昧者以爲志其臣之姓氏爲進之前日公子午公子貞伐鄭殺公子側殺公子追舒亦書氏族無乃亦進之乎吾欲聞其說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子而弒父天下之大逆般之不子不誅而顯若固之不父世無自知之夫弒君鮮書葬而此乃書葬亦足以知非固之不父般亦未忍不子也書之左氏其閨門甚穢此所以得弒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日月之例吾無所取然有非日月無以見義

者則亦不得不取焉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則非日無以見伯姬之死於災也伯姬不幸遇災保母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嗚呼難哉君子行不貴苟難而婦人非難無以見其節此伯姬之節所以特書於春秋而顧影無儔也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者歟春秋之書內女者四鄫杞二姬以惡紀宋二姬以賢然語其難則紀姬未若宋姬之難也故紀姬之葬以字而宋姬之葬以謚此則聖人輕重之權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爲重而責鄭伯爲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景王以萬乘之尊而不能容一弟何以示天下宜其見侮於諸侯不能興周也生殺之柄自天王專之故入春秋未嘗書天王殺卿大夫者今內不能親九族而手足不相容滅天倫矣故於此一書天王殺焉以見非所以用生殺之柄也

王子瑕奔晉

子瑕佞夫之與也佞夫見殺而瑕奔晉然不容於王而奔諸侯諸侯抗王而匿之春秋之時歟若曰自周無出吾於周公出奔晉旣言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之賢節義高於天下魯與其榮焉故以卿會葬尊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而不言大夫討有罪之辭也良霄何罪哉以奔許自許入鄭也許固鄭之世讎良霄不安其位內不容而奔君之讎脇讎以入鄭將何爲哉必將不利其國矣君討而殺之得其罪也則鄭之殺良霄蓋合乎春秋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故者惟允二年穀之會書成宋亂與澶淵之會書宋災故皆譏也且宋災何與於人而諸大夫會之諸大夫會之蓋將有以救災恤鄰也然唁不及國弔不及尸徒會于澶淵何爲哉澶淵衛地恤災而會于衛地其不及災審矣以宋災而會會而不能賑之何哉吾知其故矣初伯姬之歸于宋齊晉不得已而勝之固已辱矣今宋災共姬獨以節義顯而齊晉之勝無聞也晉以霸主爲宋而徵會魯獨以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而不從晉令晉人蓋曰諸侯共恤宋而魯獨擅其榮吾何爲輸

財於已成名于人哉故徒會而退卒無以賑之也
然書其會示足以見矣何用書其故邪蓋於時蔡
有弒君之事天王有佞夫之事鄭有良霄之事不
書其故則無以知其爲宋災而會也據左氏之說
則是會皆諸侯之卿卿而書人其貶可知爲宋會
而宋亦書人宋召天譴不能側身修行而外求於
人宜其均得貶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大夫之橫起於文而成於襄非文之怠忽大夫
未敢肆非襄之懦庸公室未遽弱雖大夫世祿不
能免於橫而上之人有以制之則亦未能專也文

公怠忽不君諸大夫寖以秉國幸成公繼之粗能
剛果有立大夫之權日沮公室日張矣不幸即世
襄公乳臭子嗣魯之統三家憑之會盟征伐皆出
於已作三軍舍中軍惟其所欲以分公室及威令
已去襄公雖壯而不能收矣繼之昭公嗣立年十
有九而猶有童心噫天無乃以是而弱魯者乎抑
示周公治魯不能慮寖微之漸也吾於此蓋有嘆
焉嘆周公之聖垂世立法而不保其子孫之微弱
也嗚呼柰何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襄公世子也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

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
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惡後世以爲殺而子野獨
以爲毀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
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之弒野而立昭公以
毀言於朝而世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文與般惡
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識者當有以辯之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大夫會之禮也諸侯會之辱矣于時諸
侯以小大彊弱爲判親會之更以爲禮也羯速之
子蔑之孫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書人以弒失賊之辭也左氏以展輿弒父自立弒
父自立天下之大逆而聖人爲之諱則後世何所
取信乎春秋左氏採野人之語而亂春秋者多矣
其受經於聖人果何如乎

右襄公盡三十有一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三

左綿 趙鵬飛 企明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閔之繼般不書即位般之弑閔不與焉不書即位不忍即位也宣之繼惡書即位惡之弑宣與聞之書即位如其志也今昭之繼野若野誠毀而卒則不可謂繼故繼正而書即位正也若野之卒如惡之弑則示繼故示書即位與乎野之死也吾固不忍誣人以惡然子野之卒不地與子般惡同聊一疑之以俟識者考焉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趙文子前爲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於今六年内
外無干戈之役諸侯安之今盟之既久楚魯蔡衛
皆已易世文子懼繼世之君不尋前好而寒宋之
盟於是率諸侯之大夫而爲號之會申舊好讀載
書不歃血其信已著於宋之盟也此雖出於大夫
而爲天下之利大矣君子不可以無褒故小大以
國列濟濟有序而不盟不誓此誠當時之所難也
宋之盟齊不與而此國弱亦會之利在天下雖大
國亦知其不得不從也然宋之會蔡先衛而號之

會衛先蔡蓋晉楚雖合諸侯各有所主齊宋鄭衛
曹主於晉陳蔡許主於楚以楚之與爲先故蔡先
諸侯和會楚遜於晉當以爵列也故衛先陳蔡此
又足以見晉楚交歡諸侯戰慄爲有禮也若陳公
子招或書弟或書公子書弟者家事也志其私也
書公子者國事也志其公也無用多說

三月取鄆

鄆莒之附庸也魯乘莒之亂而取之其惡著矣不
書伐與昭四年取鄫同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
遂入鄆邑未有書入者入極入向入滑皆附庸之

國書救台入鄆則爲莒之附庸審矣然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救台逐入鄆與此取鄆叔弓疆鄆田是也取之莒也一近齊城諸及鄆齊侯取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本魯田也然說者疑今之取不繫之莒以爲非東鄆蓋不知其爲附庸而誤以爲莒之邑耳取附庸亦國矣何必繫之國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書弟者親親之義以親親而奔罪秦伯也秦伯以千乘之君不能容一弟鍼之書弟非鍼不弟秦伯不能弟爾與陳侯之弟黃同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尺布斗粟之譏況微春秋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

僖文之世狄實橫于中國齊宋魯衛皆罹其害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見狄患而荀吳敗之于大鹵大鹵即太原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爲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歟十六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于時六卿日張各立功以固其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伐顯則吳之勝非晉之利荀氏之諛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密州之弒去疾固懼禍出奔展輿繼立以義察之二子均惡也父既弒去疾不能有莒而奔齊固不子矣展輿繼立而不能討賊庸爲有父乎故去疾雖世子而不書世子不足以世也展輿既立踰年而不書子不足爲子也故曰二子均罪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魯既取鄆則田固魯田矣安用疆之疆之則然矣安用帥師脇之用是知取鄆非西鄆也近莒之東鄆也魯乘莒之亂以取其田鄆民不順也於是帥師而疆之其惡甚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經書卒而傳以爲弒吾所不曉說者乃文其說比傳而叛經吾不知使後世無傳則安知楚子爲弒不知楚子爲弒則是春秋庇天下之大逆也聖人作春秋而庇大逆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子麇卒而公子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韓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謂黑將作亂而殺之則殺之得其罪矣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耶則黑之亂君必有以致之者春秋不誣人以罪不有以致之聖人豈以國殺爲文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襄公八年公在晉也而晉侯乃置公于國外會季孫宿于邢丘以襄公之幼弱會襄公不若會季孫也今公即位而朝于晉晉侯拒公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以昭有童心得公之朝不若得季孫之聘也于時季氏專政昭公特主祭而已

昭之失政固也而晉主諸侯豈得輕人之君而重人之臣哉奬其臣以沮其君不可以訓故至河乃復爲辱大矣而不爲之諱責不在魯也晉之罪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八月今之六月冬則今之秋也夏旱秋澇陰陽之
沴極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未嘗通中國自齊高止奔之不數年而北燕
亂雖燕伯之罪不可得而知吾疑高止有以誘其
爲惡也以中國之制治夷狄則其制不能不擾擾
則民患之故燕伯內不能容以出奔焉然齊晉魯
皆北燕之鄰不奔晉魯而奔齊此又眩于高止之
詐而以齊爲重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不和蔽而爲雹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其陰
陽之災甚矣噫安得皇極之主以敘九疇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宋之盟號之會夷夏交好兵戈不興生民實小康
然非晉之利也晉楚未合宋鄭滕邾皆聽于晉不
敢從楚也晉楚既合諸侯兩事於晉楚之間晉平
怠於政權歸六卿不復問諸侯之北南也故楚靈
爲于申之會樓十三國之君而臨之自頓胡沈淮
夷之外皆中國諸侯也既而兩用之以疾于吳小
不順則滅陳滅蔡以快其虎狼之暴則何忍哉然
晉之失諸侯萌于宋而見于申吾重於晉平惜之

爲晉計者自宋旣盟之後內修政刑以和諸侯時
合而盟諸宋衞之閒以一其志無犯楚怒無侵楚
疆修其內以撫其外則內不失諸侯而外不必鬬
楚矣徒見宋之盟兵戍偃息民用安靖遂以爲泰
和而不慮楚人收諸侯以自封植也噫此則趙氏
忠而無謀者歟

楚人執徐子

楚子將以諸侯伐吳徐旣聽于會矣而楚疑徐子
出於吳而執之此豈霸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

楚之讎吳久矣今以八國之兵伐吳非爲慶封討
也特以慶封爲質爾慶封以崔氏之黨而出奔自
魯而適吳魯不之討吳亦匿之此固天下之惡殺
之正也然殺之志主於楚而聖人以諸侯共討爲
文所以抑夷狄而存中國也楚莊王入陳殺陳夏
徵舒聖人與其討賊之文以楚莊爲夷狄之賢君
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予楚所以責中國也今楚
之伐吳不以討慶封爲辭直報已怨爾及吳而執
慶封殺之假仁以爲虐也此所以不得以討賊之
辭書之然慶封自魯之吳幸魯不久匿之使封在
魯則伐吳之役移於魯矣竊爲魯懼之此可爲匿

叛者之戒

遂滅賴

嗚呼楚一出而伐吳執殺慶封滅賴一至是哉晉平嗣霸偷安苟且坐視而不救天下何賴彼蓋以晉楚交好爲利吾竊以爲害矣

九月取鄫

襄六年莒人滅鄫鄫入莒矣今之取鄫取之莒也莒得之以爲附庸魯奪而滅之不係之莒非莒之邑附庸之邑也與取鄆同魯利莒之亂前日取鄆甚矣然鄫固非莒邑莒滅之而魯取之侵攘克奪轉而相之小國之民何以安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孟氏則仲孫速卒玃未能政叔氏則叔孫豹卒婼方世爵季孫宿乘機而弱二家之權故舍中軍四分公室叔仲各一而季孫獨取其二三家盡賦之以貢于公昭公特木偶人爾寸兵非公室之有欲三家無橫得乎然魯本二軍季氏征之以作三軍吾既言之矣今舍中軍昧者不察更以爲復正季氏之惡直情徑行其何畏而復正哉不知其假復正之名以行其姦也方三軍鼎立不舍中軍則無以

分軍于叔仲之手也故假曰復二軍既革三爲二則可以四分而軍不擾獨取其二而叔仲無若之何也聖人照其姦故不書復二軍而書舍中軍舍者棄也且初作三軍季氏將上軍叔氏將中軍仲氏將下軍今叔豹不幸而死於豎牛之亂二子見殺故季氏得藉口而復中軍焉其實則舍中而爲二即二而爲四也復正者果如是乎公穀之說踈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楚靈初疑徐出于吳而執之今又疑屈申貳于吳以殺之猜忌之君其何以自安乎宜其及禍也

公如晉

公前年如晉而晉郤之今復如而不恥亦足見其庸弱而受辱不愧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魯三歲之閒取莒之鄆取莒之鄫今又誘其叛臣以攘其二邑莒日削矣然魯亦何彊哉開疆拓地則三家實蒙其利藏亡匿叛則魯君虛被其惡周公之神靈未泯吾知其憤惋於九泉矣餘義同邾庶其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也莒以牟夷之叛來訐叔弓乘其不備而逆敗之其敗則善而兵則不義也誘人之臣竊人之地爲逋逃主彼一言及魯魯恨無隙以入地矣尚何以戰爲黨叛怙姦冒恥嗜利其爲惡甚矣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既睦于晉兵不復加中夏固亦幸矣然吳楚之憾日深諸侯歲受其役陳蔡許鄭亦不爲不勞矣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其間惟吳遏伐楚而卒於道實未有以報楚也而楚兵無歲不行於吳境吳非怯也養鋒戢銳以坐敵楚師故柏舉之役一戰及郢楚幾不祀用是知僚與闔閭非怯乎楚其爲謀深矣若楚靈者其亦暴而無策歟雖夷狄相攻中國所不治然吾怪楚數伐吳而吳無以報姑論之以爲勞兵無謀者之戒若夫越初見于經而書人便文爾與咸之會吳人鄫人同非褒貶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魯連歲取莒田匿叛人敗莒師疑莒之訴於晉也故季孫宿遂如晉聘謝事晉以破莒謀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之奔傳以爲寺人柳之譖也宋平在位四十年昏耄不爽無足怪者世子痤父子之親如獵狐兎亦內寵有以亂之耳嬖內寵則近寺人亦其漸使然則合比爲寺人之譖宜矣嬖內寵而殺世子則父子之恩絶近寺人而逐華氏則君臣之義乖平公之得其終幸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於是伐吳者凡五

冬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齊侯伐北燕

將納北燕伯

七年春王正月壹齊平

齊自靈公莊公再世讎於魯北鄙之民無日安靖魯亦倚晉以圖之比衛以伐之景公繼故而立改先君之轍以修好於四鄰故即位之初嘗以慶封來聘齊雖聘魯而魯無以報之則怨未除也故明年慶封來奔齊以魯納己之叛臣蓋有言焉其後

仲孫羯嘗同高止爲城杞之役叔孫再同國弱爲虢之會然盟主之令而已非齊魯交鄰之義也今魯内睦於晉南連於楚東婚于吳齊實懼焉故欲平雖非齊之欲勢有所不得已也既不可曰及齊平亦不得曰會齊平故變文而書暨暨者内有以彊之而外有所不得已也如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者同春秋各因人情而立文不以文害情左氏以爲燕暨齊平以比州公如曹次年書宴來之文若然則下安得有叔孫婼如齊泺盟之事乎案定十一年及鄭平繼書叔還如鄭泺盟與此事同文一用是知左氏之說迂矣

三月公如楚

魯交事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不如楚耳

叔孫婼如齊泺盟

盟所以質疑既平矣尚何盟哉用是知春秋之世非盟不信也齊之求平示既屈矣而魯之暨平有所不情焉故既平而繼之以盟泺盟者前定也定于平之日矣故叔孫婼至是而往泺之則夫平之日已有盟之期有盟之意而不即盟蓋疑魯有所不情而要其至焉噫魯若不得已而暨平齊有所不信而要盟二者均非所謂由衷也然齊魯因是而交好終昭公之世無疆場之警則平與盟雖非

由衷是亦春秋之美事爾夫復何疵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氏之有宿季氏之禍也非幸也季友之賢聞於諸侯天下貴之繼而文子相二君儉德昭著魯人懷之不幸而得宿爲成季文子之辱大矣人之幸莫大于有子人孰不有子生不肖子不愈于無乎然所貴乎有子者以其賢而克家也今季氏之有宿自當時觀之奪公室之權執魯國之命君制于已臣聽于下無敢違忤其亦尊矣自今評之不免爲逆臣以成季文子之後而世有逆臣庸爲季氏之福乎極宿之罪則外于不忠之誅內蒙不孝之戮其死于牖下誠幸而魯與季友何不幸也其子意如至于逐魯君廢國儲然其鎡基皆起于宿春秋誅禍首則宿于此罪不容逭耳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春秋書弟有二義皆責在兄也弟而賢乃至于不相容兄之過也不相容是弗友也弟而不賢乃至于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爲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

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陳公子招至于殺陳世子偃師尚爲能制之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教其弟而禍及其子也然招之惡示既貫盈矣上抗其兄下殺其姪卒之召楚人之虐陳以不祀皆招之罪也雖然非陳侯有以寵之不至於是故聖人以陳侯之弟書之謹其源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比年以來魯之君臣交往來于晉楚之間其爲役也勞矣豈獨魯爲然舉魯以問他邦小於魯者可知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侯卒而赴于楚常事也而楚殺其使何哉蓋徵師赴喪楚必問所以繼世者招既殺世子則徵師何辭以對此所以見殺也然殺世子者招也徵師何與徵師之來知將命赴喪而已嗣君之立與世子之死非徵師所宜受其責則楚殺徵師非其罪也書人以執書行人以殺其非霸討明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陳侯卒徵師赴于楚楚人詰其殺世子而立公子留懼而出奔然則留既立矣不書子而書公子不宜立也著留之不宜立

所以誅招而正嫡庶之分也

秋蒐于紅

嗚呼三家之姦謀深哉欲得權則假禮以欺其君欲得衆則假仁以罔其民蒐田國之大禮魯曠世不講矣今三家既分公室兵柄一出于已故蒐于紅數軍實而已藉蒐田之禮以欺昭公焉且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禮也然蒐苗獵之淺獮狩獵之深今于秋宜獮而用春之蒐何哉三家非不知蒐之獲寡而獮之獲衆也姑淺獵而寡獲以示衆不貪于戈獵也一用蒐田之禮上以欺其君下以罔其民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而說者疑其秋而蒐爲失時蒐于紅爲非地不知失時非地在所不責而欺君罔民不可不察也不然前乎此三家未分公室何以不蒐田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哀既死世子既殺則制陳之命者公子招也命制於招則殺過者是示招之命爾今不書招殺過而以陳人討賊之文書之不與招之得討賊也且殺世子者招也而過與聞之招實主其謀而移罪于過安得討賊之義哉招之殺過欲以賣楚也楚豈不知其故而欲以公子過除之示愚矣楚人固已不與其殺過而況陳人乎陳人且不與其殺過

以自洗而況春秋乎此聖人所以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以陳人衆討爲文也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叔陳孔奐葬陳哀公

嗚呼陳之滅公子招爲之也欺君父之耄殺嫡立庶内相魚肉以招楚師且虎兕搏人固其常性然非人爭怒奮呼以啓其來則虎亦未敢履人之室而搏噬也吾謂寸誅招也不足以謝陳人彼楚夷狄爾在所不治也然楚雖夷狄亦假義以濟其暴乘陳之亂而夷其社稷執罪人而放殺之以禮而葬陳侯矣取亂侮亡之義出於夷狄中國其亦有

霸主乎晉平於此其罪大矣然徵師赴喪而楚殺之公子招殺世子亂陳國而楚纔放之則刑政可知矣此無足較是乃夷狄之舉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因陳亂而滅陳諸侯實懼而魯三家之橫不減

公子招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惟其所欲大蒐以數軍實昭公特主祭與號而已彼其不遂爲陳之亂者未得其間也楚兵東指魯其殆哉故叔弓會楚子于陳諜楚之釁也然于時國命制於三家而叔仲季不出乃以叔弓會之叔弓貶之孫爾用是知三家有畏于楚也陳之亂晉不能正而使楚得以

行虐而懾諸侯晉則有罪焉然陳既滅而復書陳則聖人蓋不與楚之得滅陳也不與楚之滅陳病晉也

許遷于夷

許于是再遷矣其後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凡四遷卒爲鄭滅嗚呼君子爲國不恃遷以固恃德以存許夷邦也固無以責其德而其守邦之策何其謬且踈哉宗祏神主如坐不維之舟岌岌乎沉浮不能自保焉得不亡且許所畏者鄭而所恃者楚許以楚之力而扼鄭鄭何敢加許然鄭數伐許楚有所不赦何耶則許所以事楚者有所不至也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而朝夕皇皇挈國而逃吾見許之滅自取滅也非鄭能滅之也

夏四月陳災

外災非赴不書陳既滅矣安得赴時楚子在陳而赴于我我弔焉故書然陳既滅則陳已爲楚烏得曰陳蓋陳雖滅而其名存楚嫌夫災之在楚而以陳赴焉聖人示因其名而存陳存陳所以誅楚也

秋仲孫貜如齊

貜蔑之子速之弟也速無嫡子以弟貜爲後貜幼見于經聖人書之以著仲氏世次焉齊既平于魯

故玃如齊脩聘也

冬築郎囿

諸侯苑囿有常地郎有囿而築之奪民利也允四年公狩于郎則嘗爲田狩之地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則嘗爲登覽之地其啓之有漸則成之有日今築以爲囿寔允莊有以啓之也夫苑囿不虛築有國者以之田獵治兵講軍國之禮焉非苟爲玩也三家既分公室兵民皆制於已故多其囿以爲蒐狩之地其迹若公而其情實私也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鬻棄施來奔

鬻高陳鮑齊之權臣與魯之三家無異也力醜執

齊交相持以相併鬻氏奔則高陳鮑益橫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魯初有三軍作三軍自襄公始吾于作丘甲作三軍既言之昧者徒見魯有四鄉並出或三軍並出或二鄉並出因以是定軍制吾竊哂之且鞍之戰四鄉之出豈魯有四軍耶考之於傳凡軍出有將佐三軍並出則軍各有佐有御有右焉故晉師之出有八大夫俱行者豈亦晉有八軍耶即今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三大夫並出說者遂以爲舍中軍三家各分公室故三軍並出彼徒見三大夫之出適與軍數合而意之爾且季孫意如固宿

之子而仲孫玃固蔑之子也而叔弓則別族非叔孫氏之子孫乃叔老之子而叔肹之孫耳何爲亦得一軍哉若然則伐莒之師獨季氏將上軍而叔弓佐之仲孫玃爲戎右耳固非三軍並出也然師舉元帥春秋之常今將佐並書何耶蓋將尊師少稱將今叔弓及玃皆卿雖以佐行不得不書也亦足以見季氏之雖一出而將佐戎右皆大夫矣凡大夫之出勢力均者皆兩書之使及介亦然襄十四年向之會季孫宿叔老並在會哀二年句繹之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同在盟皆兩書於策不獨用兵爲然也然魯乘莒亂取鄆鄫誘牟夷而得牟婁及防茲亦已甚矣無怪莒人有蚡泉之師也而叔弓且乘其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而扼莒莒何以堪之無乃以從牟夷之言而謂莒可取乎誘人之臣以竊其邑又因叛臣以謀其國不仁孰甚焉此固季孫意如之所爲也不如是無以爲意如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

　婼叔孫豹之子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弑君弑父而自立天下所宜討也楚能聲其罪而伐之誅其君弔其民置君而反則雖在夷狄聖人且與其有王者之風今虔以盜賊之計引入陷穽而獵之實利其土地俘其玉帛虜其子女而已是天下之元兇也故前乎此諸侯殘殺諸侯者有之未有斥名者於楚特名之聖人惡之深矣故雖若般之惡而君子不與其討不正其誘殺諸侯也蓋其禍心不在討般志于滅蔡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虔殺蔡侯圍蔡國凡八月不解卒滅之而後已

嗚呼毒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之妃昭之母

大蒐于比蒲

蒐春田也四時均田也聖人因時立制爲淺深詳略之別以順天便民耳方春生育之時聖人順天地好生之德而不忍加殺戮於其時故春田曰蒐擇而細取之而已非若夏苗秋獮冬狩殺取無算也魯之蒐者一大蒐也蒐者四皆于夏秋冬之閒而用春蒐之禮何其仁哉蓋三家作二軍舍中軍以分

公室實彊民而征之懼民之不咸其教也故屢蒐焉疑民之疾其貪獲也故不用苗獮狩之禮然則非仁也諼也蓋三家志於數軍實以傾其民心使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魯爾非爲田狩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庖也此所以雖夏秋冬而專用蒐歟書大者罄丘甸之兵而盡蒐也說者以爲僭天子過矣且天子諸侯均得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或二軍或一軍合而盡蒐均謂之大蒐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此徒見其書大遂以爲僭不知春秋書大爲僭者惟大雩而已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名天子諸侯同之非僭也特論其所以蒐之故則褒貶明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稷祥

邾悼公嘗讎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來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臣失民實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今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稷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蔡般弑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于前今楚討般而出救之則

失之於後故厥憖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救則懼蔡滅而罪集於晉救之則恐怙般而見責于楚故出兵于次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敢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焉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災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災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大夫無貶詞何哉蓋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其能一舉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憖之會晉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彊人之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不書救以譏之則夫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靈暴虐於是極矣虎兕搏攫既飽不饜則獵夫荷戈而襲其後何則犯衆所疾也今楚虔誘殺蔡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不以夷狄而略其辭極楚之誅所以傷中國也然楚虔滅陳滅蔡方以為得志而不知乾谿之戮近在旦夕蓋罪惡貫盈天所不容而況于人乎蔡般之死於是八月則世子宜立矣既立未踰年稱子而有書世子蓋蔡侯死於誘蔡國受圍者八

月父不成喪而國遭圍蓋未立也國滅而有所不屈故虔憤而用之也則夫有蓋能死社稷者故以世子書能世其父也公羊乃曰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書曰世子乃曰不成其子耶父雖不義而得國何與其子允公弒隱自立其迹與蔡般同至莊公之生聖人何以書子同生哉聖人不以其父而不正其子父雖不正而子其嫡子則不得不正之所謂不成其子者穿鑿甚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之奔齊于今十年齊于是始納之示緩矣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無其實而予其名故不書納焉今納之不及國而納于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于經不知卒歸燕與不也然諸侯之入有正篡聖人于名不名以見之鄭突以篡入于櫟故名衛侯以正入于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寔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示不名以別其無惡焉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來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前公之如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師而自復非彼有以卻之故不地今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者皆以爲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己也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此宿之護也晉侯不察以爲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卻公而聽宿焉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己

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逆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卻之懼公復有言以逆季氏之意也及公末年內迫于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佑季氏而不與己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第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爲得罪于晉而晉卻之彼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得罪也若其冒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詰之反卻其朝何爲哉此固不近人情示意之耳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晉

是必不允季氏者不允于季氏而出奔則忠于公室者矣公之黨日銷而季氏之黨日侈昭公何以安嗚呼悲夫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楚處春秋之桀紂也而聖人爵之晉昭中國之威文也而聖人狄之用是知聖人責晉昭重矣楚處滅陳滅蔡至是復伐徐可不謂甚乎春秋書楚子伐徐以不誅誅之也晉昭首嗣霸業蔡之滅有之殺坐視不救靦楚之彊鼠拱折縮而不敢犯蕞爾鮮虞固未嘗犯晉之牧圍晉伐之何爲者哉大者晉畏之殆耳乞憐小者晉扼之嗔目疾視此固夷狄禽獸之常態非霸主之事也宜春秋書晉以狄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也季氏執國命以逆其君南蒯弄邑兵以叛其主嗚呼示天道好還理之必至歟抑季氏之專有以啓之也天道幽遠有所不得考而季氏攘竊以抗其君欲其臣忠於己得乎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

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諸侯抗天子則大夫抗諸侯大夫抗諸侯則陪臣抗大夫馴致之漸也今夫爲人子而不孝其父則無怪夫其子之悖於己也爲人臣而不忠其君又何以責其臣之叛己乎襄七年

私邑非爲南氏也實自封殖爾不知南氏因城而益固其叛心以生非所以爲季氏之利也故三家之彊首於季氏而陪臣之叛示所以自禍也此可爲營私背公者之戒哉今費之叛季氏不自圍而叔弓圍之叔弓非三家之黨也公之臣也服則已城之以爲恩叛則公討之以賈怨恩歸于己而怨歸于公叛則屬公而服則歸己意如之姦則深矣而昭公何其不爽哉此其所以卒見逐於季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虔初立公子比奔晉則比固不能於虔久矣今棄疾謀逆知比之疾虔也因其所疾而以弒君之故比歸而遂弒虔虔之弒意出于棄疾而禍成于比聖人不直誅其意而書比弒者蓋楚虔無道比與棄疾均欲行其逆比因棄疾而堅其欲弒之心棄疾假比以成其簒奪之志故春秋兩書而並誅之繼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比蓋墮棄疾之

計而不省爾然比歸楚而弑君其惡大矣而春秋書歸不言入彼以歸爲善入爲惡者吾欲聞其說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弑君也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非討賊也盜殺盜耳弑虔之意本出于棄疾棄疾特因比之有弑心而以假手於比耳不之慮蓋疾虔之久得閒則行其志不知棄疾用其逆以濟已之欲故比之弑七首未釋而棄疾殺之以自立彼棄疾之殺比蓋曰吾爲楚討賊也而不知聖人照其惡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噫觀乎此微春秋亂臣賊子後世其何以辭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之霸業不振久矣平公既和于楚爲宋之盟晉無鬬楚之志遂不復出會諸侯城杞之役澶淵于虢之會皆大夫爾平公不出也楚用是橫行天下滅陳滅蔡惡薰天地而無所顧忌今天勦其惡內自魚肉晉昭于是乘其機以復收諸侯會十三國之君于平丘而以劉子會之眞得其機矣一會而陳蔡二君復有其社稷其爲功實大聖人以其有存亡繼絕之功故爵列以序實予之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以歸

會盟再舉地者四平丘亦與其一則平丘之盟聖人蓋善之然葵丘首止之盟以宰周公王世子不在盟故再舉諸侯以見其非伉宋之盟以書諸侯之大夫故再舉以志其非專今之盟劉子實同盟無用再舉而再舉者辭煩不殺以見其褒也雞澤之會單子同盟不再舉則知今日再舉平丘爲貴矣然則何以貴之蓋一會而内能治魯之彊臣外能復陳蔡之後也復陳蔡之事吾竊有說焉說者皆曰晉不與盟與執意如之侯聽邾莒之訴而不與公盟執意如以歸邾莒之訴于經無以見十年意如叔弓嘗伐莒以爲莒之訴者猶然也而邾子十一年方爲浸祥之盟何以訴爲要之二國之訴無以見不可臆度以經文觀之蓋意如欲專盟而公不得盟晉侯因其專而執之耳且魯之襄昭皆庸君權制于三家久矣邢之會公在晉而季孫宿專會溴梁之會公在會而大夫擅盟意如視以爲常焉今平丘之盟意如欲專歃而公不得與盟也非晉不盟公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沙隨不見公也今公自不得與盟豈晉不盟行父晉侯不見公此皆責其外故齊侯不盟

公乎用是知意如止公而公不得與盟也繼書晉人執意如爲得霸討乃書人以執何哉不歸京師而執以歸也劉子在會倚王命以令諸侯而執彊臣不聽之天子而自予奪焉此其所以非霸討也然能即會而爲魯抑權臣固不可以掩其義既與其義不可不責其忠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也晉乘楚亂而合諸侯于平丘故楚人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食者晉也故聖人不書自楚而以自歸爲文外抑彊夷而內予晉也然蔡廬陳吳何以名曰貶彼獲奉其社稷何以貶爲君子不貴苟得苟得一金君子不取而況千乘之位乎衛人立

也今吳廬雖得國得於楚爾王命何有父受何在此其所以不可不名爾則夫爲吳廬者雖受楚命必請于天子如緇衣之命武公然後爲正不然苟得黜冕而得之夷狄適爲辱非所以爲貴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廬復國能葬閔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州來近楚吳乘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初入州來而卒至于滅夷狄之心惟志於蠶食而已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專制魯國公不得與盟晉侯執之是也雖殺之天下無以議晉何則除魯患以安魯固魯之利也安一國之功重釋一人之恩輕晉昭不權其輕重而舍之吾以爲失刑矣故聖人去氏以著其惡代晉侯誅意如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公子而不言大夫非大夫也舉其貴而已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去疾卒而意恢殺則意恢者去疾之孚也去疾自齊入莒必意恢有力焉去疾宜有以厚之今去疾卒庚輿去疾之讎故纔立而殺意恢焉則意恢之死非其罪去疾累之也去疾累之是乃所以累去疾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宗廟主孝君臣主恩恩與孝孰重曰孝重君子權其輕重而權以情則于禮無失矣有事于武宮宗

廟之禮也禮主乎孝叔弓卒君臣之禮也禮主乎恩孝重而恩輕則宗廟之禮也禮不可輟今有事于廟而爲叔弓輟樂焉是以輕廢重也春秋不可以無譏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則失之無恩宣公非不知繹可已而不已也以仲遂有私恩於已而負大惡於國故不爲之廢繹而徒去籥也繹享賓也有事於武宮奉先也享賓可已而不可已而已皆失矣然宣公失於亡恩而昭公失于不孝不孝之罪重而亡恩之罪輕而說者乃重責宣而輕責昭何哉蓋宣實詐而昭則過而已此過故之所以異也于時

魯之卿皆三家爾惟叔弓非三家之族公實賴之今其云亡此公所以深戚云涖祀事而特爲去樂固無暇議其禮也雖然去樂則失矣而有事于武宮此何爲者哉諸侯四廟與太祖之廟爲五武之廟爲鬼久矣而成公爲之立宮此固違制自成迄襄又三世不毀此記禮者所以有武世室之說也聖人於此書之非苟著去樂之失抑亦見武宮不毀違制甚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平公復有蔡纔再歲而大夫出奔亡國之君固不足與圖存也左氏以爲費無極以反閒譖朝吳

而逐之雖於經無所考理或然歟楚之復陳蔡蓋非得已特怵於勢有所不情也今蔡得賢佐則疑其讎楚故以反間逐之無足怪者其後蔡悼爲楚所拘卒死於楚楚之謀蔡深矣於此蓋悔於復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晉侯伐鮮虞書晉狄之也今荀吳伐鮮虞反無貶辭何哉夷狄之患不可不去獨觀其師之義不義爾前日楚方滅陳滅蔡而晉不問乃區區無故而伐鮮虞是以狄之今中國少靖而鮮虞在晉之鄙或爲晉患故荀吳征之然襄之歟曰非僅免於貶爾襄昭以來用兵無曲直多書主將皆大夫專兵以立己功也無足多者顧兵之所加何如而善惡見矣

夏公如晉

公屢如晉而晉卻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今晉方爲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博晉無所亡故聽公一朝焉晉平卒則季氏復橫二十一年如晉則晉復卻公矣晉平之死抑公之不幸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自齊威之霸內從中國宣成襄之世不見于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其貳

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吳其後世比于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僖其或從也且無威公之德而望威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量爾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譏以爲別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狙詐之計誘人于陷穽者夷狄之常情也前日楚虔殺蔡侯書名而此不名蓋以夷狄而誘中國與夷狄而誘夷狄固異也夷狄相誘在所不責然入春秋未有書誘殺者今楚再用狙詐之計信義銷亡變詐日深此不得不録之以垂戒也以此防民

後世猶有馬邑誘匈奴而生事於疆場聽尚結贊盟而見劫於夷狄者誘夷狄與見誘於夷狄均罪也是不知春秋者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嗚呼小人將謀私也必靦顏忍恥以乞憐于人意如見執於晉晉固已離也今昭公之喪魯非無使介可以會葬而冒離而親之彼豈以禮報怨者哉蓋媚晉以謀魯也晉昭既卒安知嗣君不佑于己

乎其後卒極其惡以逐昭公公如晉而晉不納黨於意如也則意如今日之行爲謀深矣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